

# 王華詩文集錄



王華生平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）

楊正顯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助理研究員

古今論衡 第 28 期 2015.12

## 一、前言

王華（1446-1522），字德輝，號實庵、海日，又稱龍山先生，浙江省餘姚縣人。中成化十七年進士，殿試為狀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後遷翰林院右春坊右諭德、升翰林院學士、詹事府少詹事、禮部右侍郎、禮部左侍郎，後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。著有《龍山稿》、《垣南草堂稿》、《禮經大義》諸書，《雜錄》、《進講餘抄》等稿，共四十六卷。王華雖然在當時貴為狀元，但其真正為後人所知，乃是因其兒子王守仁（字伯安，號陽明，封新建伯，諡號文成，1471-1529）之故。過去，學界欲探討王守仁思想淵源時，往上追溯至其父之思想根底，卻由於王華的著作皆未留存，致使只能以楊一清〈海日先生墓誌銘〉與陸深〈海日先生行狀〉所載為據，纂列其生平事蹟，<sup>①</sup>至於其對陽明思想產生何種的影響，則無能進一步地討論。筆者在研究王陽明思想時，常苦於無法有脈絡地從其家學來理解陽明思想的發展，故立志從方志、文集、登科錄等種種史料，收集王華的詩文，希望能從這些詩文中，進一步地理解其思想，釐清對陽明所產生的影響。

## 二、年代可考詩文

### 1. 〈重修懷柔儒學明倫堂記〉<sup>②</sup>【成化六年】

自古聖王經理天下，宰制民物，新建學校，以立五常之教。如三代鄉學有庠、校、序之異名，而國學則無異名，故孟子云：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」人倫既明則風俗益美，其治教之隆，實非後世所能及也。降自漢、唐、宋，雖曰「立學校以明人倫」，然徒有其名耳！往往不擇賢以立教，故不得真才以致用。欲其治效媲美，蓋亦難矣。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統有天下，首以建學育才為務。列聖繼體守成，臨御之初，祇謁先師孔子廟，退即尋於明倫堂，講經之餘，勸勵師生，崇儒重道至矣！盡矣！然國學彝倫乃六館師生公會講道，有春官以司其儀制，有冬官以備其規則，以時而脩舉，所以教育天下英才而不敢少怠。在外郡邑以及武衛，亦皆立學以收民間之俊秀，其有造就而後升庸太學以俟錄用。若明倫堂之創造，儀仗制度之詳則，皆有司之責耳，豈司教之儒官所能為哉？

<sup>①</sup> 例如錢明，《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），第四章第一節「王華的言傳身教」，頁46-54。

<sup>②</sup> 明·史國典修，周仲士纂，《萬曆懷柔縣志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三十二年〔1604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卷四，〈藝文〉，頁10a-13a；亦見清·吳景果纂修，《康熙懷柔縣新志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北京府縣志輯·5》〔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刻本影印，2002〕），卷六，〈文〉，頁650a-651b。

今懷柔乃京兆之屬邑，切鄰輦轂，首善之地，貢賦雖不浩繁，民俗亦頗淳厚，往者議修學不果，而講堂歲久傾圮。成化庚寅，餘姚趙先生蒞教是邑，惶惶然欲鼎新重構。首與諸生之賢者商確其事，已得資一二，又募邑之仗義富室得緡若干，用是夙夜殫力勞心，鳩工卜日，伐石掄材，塗墍勦壘，奐焉有倍於昔，莫不稱采其功，豈尋常所能及哉？時諸生又欲捐資請立石以記其偉績，先生固止之而不果就。暨先生秩滿官轉閩政和，閱二三寒暑，因二教池州葉君詢得明倫堂營繕之由，慨然嘆曰：「先生構斯堂，今無文以紀其美，則勞心殫力之功幾不泯乎？」遂於良吉執禮請予言，以勒諸石。予曰：「師儒之官，以教為責，而講堂之廢舉，乃有司之責耳！先生之在懷柔，講明經典，校正文義，晨昏無倦，而生徒之聾聵者皆變而為聰明，人材之出，日新月盛，其教之責已優為之矣。營構斯堂則以有司之責，兼而行之，若份內事，可謂師範之超卓者矣。與世之居是職者，置書高閣，怡僭歲月，罔知教人之功者，賢否為何如？有知教人為績而公宇濫漫骯髒則委罪，有司雖知而弗顧者，賢否又何如？先生盡責己而不責諸人，非敦善行而修善教者，其孰能哉？噫！成斯堂而阻諸生之立石，是不矜一己之善於當時，寧期後人思之而不忘耶！今葉君司訓不忘其功，為立石于悠久，其不肯沒人之善亦難得者矣。懷柔得二先生之善，則士風之振，倫理之明，人賢之出，不亦深有所賴耶！」予亦聖人之徒，亦樂與人為善，故不辭而記之。趙先生顥，字有孚，由明經薦，初任山東五邑，秩滿陞是邑教諭，又秩滿改授政和。葉先生勝，字挺桂，由貢生，今而二教。是因二先生之善，故并書之，爰立銘石。翰林院修撰王華撰。

## 2. 〈瑞夢堂記〉<sup>③</sup>【成化十七年】

成化甲午，歲當大比，於是松江張公時敏為吾浙提學，首以華與謝公於喬薦於主司，其年謝公發解第一，華見黜。歸讀書龍泉山中，方伯祁陽甯公良以書幣聘，為其子竑講學，乃自浙抵祁陽，居於梅莊書屋。明年乙未，謝公狀元及第，甯公以書來賀，曰：「先生與謝君齊名於時，今謝君及第，此亦彙征之兆也。」華閱書謂竑曰：「尊翁此言，慰吾客中落莫之懷耳，豈真謂予能然？」置書於篋中，初亦不動念也。是夜，予就寢，忽夢歸吾邑，如童稚然，逐眾迎春郊門外，眾舁白色土牛一，覆以赭蓋，旌纛旛節，鼓吹前導，方伯昌黎杜公肩輿隨於後自東門入，至予家乃止。既寤，未詳所夢，質明，是為瑞陽前

③ 清·李詩修，曠敏本纂，《乾隆祁陽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縣志輯·40》[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年（1762）刻本影印，2002]），卷七，〈藝文〉，頁317a-317d；亦見清·陳玉祥等修，劉希關等纂，《祁陽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·華中地方·湖南省》[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刊本影印，1975]，第310號），卷二三，〈藝文上〉，頁2050-2053；明·黃瑜撰，魏連科點校，《雙槐歲鈔》（收入《歷代史料筆記叢刊·元明史料筆記》[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]），卷九，〈瑞夢堂〉，頁180-181。

一日。竑侍余晨鋪，因語之夢，竑俯不應，久之屈指輪迴者再作，而言曰：「是狀元之兆也，家君之賀非誣矣！」予曰：「何居？」竑曰：「牛，一元大武也；春，歲之首而試期也，狀元亦謂春元也；色白，其神爲辛，牛之神，土也，中之歲其以辛丑乎？」予曰：「鼓吹前導者何？」曰：「是所謂『傘蓋儀從送歸第』者也。」予曰：「奚爲而杜公從之？」曰：「以傘蓋從者，實京兆尹。是歲也，京兆尹其杜公乎？」予聞而笑曰：「噫！有是哉，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。」竑遂請爲記。予曰：「徵而爲之，其既晚乎？」竑乃私識於《禮經》之卷末，以復予曰：「願先生毋忘今日之言。」予曰：「諾。」

歲丁酉，予復黜於有司，奔走江湖，夢之真妄，不復記憶。庚子，乃領鄉闈，明年辛丑試春官，得雋，入奉臨軒之對，果叨進士第一，傳臚畢，承制送予歸長安私第，果杜公也。一時湖湘章縫之士，遂盛傳是夢。竑乃易匾「梅莊書屋」爲「瑞夢堂」，而數書請約爲紀。予惟畫之所思，夜之所夢，商宗之夢見傳說，君得良粥也；孔子之夢見周公，思行其道也。今世科目之士，雖以狀元及第爲榮，而予之心思，則未嘗及此。然此夢徵於六年之後，若合符節，一毫不爽，豈所謂禎祥之兆先見耶？予自及第迄今，具員侍從幾二十年，曾未能如傅如周對揚天子之休命，顧徒誇詡於一夢之榮以爲瑞而記之，亦且陋矣！第以塞竑之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，而不以趨避爲也。竑占是夢，人亦稱其穎悟云。

### 3. 〈殿試策〉<sup>④</sup>【成化十七年】

皇帝制曰：「朕奉丕圖，究維化理，欲追三代以底雍熙，不可不求定論焉。夫三代之王天下，必有紀綱法度然後可以言治。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，豈法無所用乎？聖王立法必有名以表實，然後可以傳遠。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，豈名非所先乎？治不在法，則『繼以仁政之說』似戾；法不貴名，則『必也正名乎之說』似迂，二者將何所從也？嗣是稱治者莫過於漢唐宋。漢大綱正，于父子君臣之道蓋得矣，而其治何以不能繼夫周？七制之君知重道者，孰優乎？唐萬目舉，如田賦兵刑之法近實矣，而其治何以不相遠于漢？三宗之內，能守家法者，孰賢乎？至宋則大綱正、萬目未盡舉，似于唐不及，然又謂其家法有遠過漢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，而并指其君之賢，其說又何所據也？夫法不徒行，名不苟立，古之人必有處乎民者而後世獲效之不同于彼，何也？茲朕于道必欲探其精微之蘊，于法必欲參其制作之詳，于所謂名與實者，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、漢唐宋之所以不相須而治不古若者，庶

<sup>④</sup> 收錄在明·焦竑輯，清·胡任興增輯，《歷科廷試狀元策》（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·19》〔北京：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影印，2000〕），卷一，頁615b-618b。

幾取舍明，而躋世雍熙可期也。諸生學古通今，出膺時用，必審知之矣。其各殫心以對，毋泛毋略，朕將采而行焉。」<sup>⑤</sup>

臣對：臣聞人君之治天下，有體焉，有用焉。體者何？道是也。用者何？法是也。道原于天而不可易，所以根柢乎法者也。法因乎時而制其宜，所以品節乎道者也。道立而法未備則民生未遂，民患未除未足以言治。法具而道有未立則綱常淪斁，風俗頹靡，又奚足以為治哉！故善為法者，不徒恃乎法以制天下之人，要必本于道。而善為法者，不徒徇乎名以誣天下之人，要必求其實焉。夏、商、周之所以致天下于大治者，以其有得乎此也。漢、唐、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，以其胥失乎此也。然則今日欲究化理而求定論，亦惟遵三王之道，行三王之法，務使全體大用之畢舉，而陋漢、唐、宋于不為可也。豈必外此而他求哉？《書》曰：「鑒于先王成憲，其求無愆」，此之謂也。

欽惟皇帝陛下，睿智聰明，根于天性，寬仁莊敬，見于躬行。丕承一祖四宗之鴻圖，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學。涵養深而天理明，歷閱久而世故熟。是以十有八年之間，聖德日新，治效日隆，誠可謂大有為之君，不世出之主也。然猶不自滿假，適于萬幾之暇，廷集諸生，諏咨治道，且欲求一定之論以追三代之隆。臣有以知陛下是心，其即古帝王好問好察謀及士庶之心也。臣以草茅之微，獲與諸生之列，仰承明詔，敢不俯竭愚忠，茂明大對，以少裨萬分之一乎？

臣竊惟治之體本于道，治之用存乎法。法之行必有其名，而名之立必有其實。人君所以持一定之論而致雍熙之治者，端在于斯矣！且道莫大于綱常，法莫大於田賦兵刑。三綱不正，不足以言道；四事不舉，不足以語法。臣請先以家喻之。今有鉅室焉，父慈而子孝，夫義而婦聽，其家道正矣！然而耕耨失其時，收斂無其術；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。或門庭之寇不能禦，或奴隸之肆無所懲，如此而謂之家齊，不可也。其或家給人足，令行禁止，而父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歉，如此而謂之家齊，不可也。又或事事而為之名，以聳人之觀聽，而求其實則泯然無蹟之可舉，如此而謂之家齊，可乎？

家之於天下，勢不同而理同，道也、法也、實也、名也，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。昔者三代之王天下，蓋有法以輔其治，非專恃乎法也。蓋有名以表其實，非徒徇乎名也。臣請略舉其概。如咸則三壤以制井田，差為九等以定貢賦。六師以征不序，三千而有贖條，此有夏治天下之法也。八家各授一區以為私田，八家同養公田以給賦稅，設六軍之制，制風愆之刑，此有商治天下之法也。詳之為井牧溝洫而田有所分，織之為九府圜法而賦有所統。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

<sup>⑤</sup> 附上皇帝的殿試考題，以明·王華〈殿試策〉中的說法。收錄在明·焦竑輯，清·胡任興增輯，《歷科廷試狀元策》卷一，頁615a-615b。

邦國，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糾萬民，非成周治天下之法乎？其制田賦也，實足以裕民而足國；其制兵刑也，實足以禦亂而禁奸，豈徒爲虛名而已哉！矧禹之治本于祇台德先，而率由典常，則其法有道以爲之體，故能文命誕敷以臻聲教四被之治。湯之治本于克寬克仁，而肇修人紀，則其法有道以爲之體，故能表正萬邦以成兆民允懷之治。文王純亦不已，而茲迪彝教，武王建其有極，而重民五教，則周之法亦有道以爲之體，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。宋儒羅從彥謂：「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，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。」蓋言法之不可離道，名之不可以失實耳！夫豈謂法無所用而名非所先乎？

三代而後稱善治者，莫過于漢唐宋，若秦隋五季之流，皆無足齒矣！漢高祖用三老之言而發義帝之喪，赦季布之罪而戮丁公之叛，則君臣之義以明。因家令之言而尊禮太公，高四皓之名而割愛衽席，則父子之倫無失，是大綱正而道得其概矣！惜乎規模雖宏遠而多襲嬴秦之舊，《詩》《書》之不事而未脫馬上之習，故其時去成周雖未甚遠，而田賦兵刑之類多缺典矣！果能如三代之制，道法兼資者乎？漢有天下歷年四百，高祖而下，若文帝之躬修玄默、武帝之雄才大略、宣帝之信賞必罰、光武之沉幾先物、明帝之遵守成憲、章帝之寬厚長者，亦皆一世之賢君。王通取之爲七制，宜矣！然以重道言之，則聖賢大學之道，概乎其未之有聞。臣未敢必其爲孰優，此漢之治所以止於漢也。

唐太宗制口分世業之田、租庸調之法，彷彿乎先王田賦之遺意；定上中下府兵之制、五覆奏三訊之刑，依稀乎先王兵刑之舊規，是萬目舉而法近乎實矣！惜乎制度雖益詳而不能自身推之于家，紀綱雖益密而不能自家達之于國，故其法視兩漢雖若過之，而父子君臣之間，多慚德矣。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實相須者乎？唐有天下，傳世二十，太宗而後，若玄宗之削平內難，勵精政事，幾致太平；憲宗之剛明果斷，能用忠謀，克除僭叛，亦皆繼世之令主。史臣取之爲三宗，當矣！然以守法言之，則二帝三王之法，邈乎其未之能及。臣未敢必其爲孰賢，此唐之治所以止于唐也。

逮宋室之興，太祖開基，事周后如母，愛少帝如子，鞭朴不施于殿陛，罵辱不及于公卿。慈闈一言，載在金匱，舍子立弟，付托得人，其大綱可謂正矣！但其兵雖有三衙四廂之制而不足以禦外侮，刑雖有折杖常刑之典而不足以禁奸吏，天下之田雖二十稅一而未能合乎井牧溝洫之制，役民之法雖因乎唐制而未若租庸調法之詳，其萬目則未盡舉也。夫大綱雖正，萬目未舉，似于唐不及也，而其家法之善則有過于漢唐者焉！呂大防嘗言：「前代人主，朝見母后有時，祖宗以來，朝夕皆見，此事親之法也。前代大長公主以臣妾之禮見仁宗，以侄事姑，此事長之法也。前代宮闈多不肅，本朝宮禁嚴密，此治內之法也。前代外戚多預政事，本朝不許與事，此待外戚之法。前代宮室多尚華侈，本朝宮殿止用赤白，此尚儉之法也。前代人主在宮禁，出輿入輦，祖宗步自內庭，

出御後殿，此勤身之法也。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，祖宗以來，燕居必以禮，此尚禮之法也。前代多深于用刑，惟本朝臣下有罪，止于罷黜，此寬仁之法也。」凡此八事，信乎家法之過于漢唐矣！太祖而下，如太宗之恭儉好文、真宗之寬仁慈愛、仁宗之力行恭儉、英宗之優禮大臣，庶幾其賢者歟！惜其仁厚有餘，而剛斷不足，此宋之治亦止于宋而已。

夫法非自行，必本于道而後行；名非自立，必有其實而後立。古之人皆有以處乎此，而後世獲效之不古若，豈非以其或有體而無用，或有用而無體歟？

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，用夏變夷，《大誥》申明五帝之義，律令詳著，萬法之條，養民有田，足國有賦，禦暴有兵，禁奸有刑，大綱畢正，萬目具舉，其弘謨丕範，誠足以超越三王，垂示萬世矣！列聖相承，重光繼照，至于陛下，祖述憲章，克篤前烈，大孝尊親，上隆權于慈極，彝倫攸敘，下疏愛于天潢。分田賦民，惟祖宗之成憲是遵；練兵用刑，惟祖宗之舊典是式，總萬善于一身，光百王于千載，其于道法兼資之要，名實相須之義，固已洞燭于淵衷矣！然于道欲探其精微之蘊，于法欲參其制作之詳，于所謂名與實者，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，後世之所以不相須而治不古若者，臣以為此無他，在陛下一心轉移間耳！蓋人之一心，至虛至靈，所以具眾理者在是，所以應萬物者在是，但為氣稟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其全體大用始有不明矣！陛下誠能先明諸心，復其本然之正，去其外誘之私，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，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，則于道也必能探求其精微，而見于日用彝倫之間，莫不各有以盡其當然不易之則矣！于法也必能參詳其制作，而形于紀綱法度之際，莫不皆有以成其巍然廣大之業矣！至於考求其名實，則知夏商周之精詳，非若漢唐宋之闕略，而其得失之際，又豈待辨而明哉！程子曰：「必有關雎麟趾之意，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」是知道與法必兼資而後可以言乎治。孔子曰：「君子名之可言。」是知名與實必相須而後可以傳諸遠。然則，道與法兼資，名與實相須，孰謂不在陛下方寸間耶？

雖然人君之治固本于一心，而正心之要，尤在于意識。《大學》曰：「欲正其心，先誠其意。」使意有不誠，則無以正其心而推于治矣！臣願陛下窮理以致其知，存誠以立其本，而凡一念將發之頃，必察其天理人欲之幾，天理耶，必循之而造其極；人欲耶，必遏之而絕其根。大庭廣眾之中，固此誠也；深宮燕閒之地，亦此誠也。念念相承，無少間斷，則一理渾融，萬幾密勿，將見体用兼全，本末日舉。陛下今日之治道，與三王同一道心之精微；陛下今日之治法，與三王同一時中之妙用；而盛治之效亦將與三代比隆矣！區區漢唐宋之治，何足言哉！

昔宋儒朱熹入對，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，熹曰：「吾生平所學在此四字，豈敢隱默以欺吾君。」臣嘗誦此以自箴警，今承明詔，故于篇終直舉所得

于學者以為獻，亦何敢自負所學以欺吾后父耶？臣不勝惓惓之至，伏惟陛下留神察焉。則天下幸甚！萬世幸甚！臣謹對。

王華此文之對，亦有一軼事。《三才圖會》記云：「王華……先是偶書宋朝家法遠過漢唐八事於扇，及殿試，命是題，遂擢第一。」<sup>⑥</sup>

#### 4. 〈【泰安縣】歲貢題名記〉<sup>⑦</sup>【成化十九年三月間】

皇帝十有八年之冬，進士德清胡君廷器以朝命出守山東泰安州。既至，按學宮闕狀，惟前後歲貢士未有為之立石題名者。越明年，政和民悅，修舉闕墜，乃礱石悉書諸士氏名，以垂示無窮。俾來京師，徵予言以記之。

洪惟我國家羅致賢才，圖維化理，百餘年間，聖祖神宗，前創後述，惟科貢之途是闢。迨我皇上丕承大統，以人文化成天下，餘二十年，其作人重道之心，尤惓惓焉！故縉紳章逢之士，雖或挾異，能沐殊恩、膺顯爵，苟其發軔不由科貢之途，非惟己有餘憾，人亦莫之重也。士之得列名於茲者，厥惟艱哉！雖然天下學校之士，由歲貢集於京師者，一舉累千餘，人亦皆殫心以謀利祿，與庸眾人同存亡而已。求其道德功業卓然可名於當世而垂無窮者，蓋寥寥焉！噫！其始擅鄉曲之譽，獲貢天子之廷，其終成就止於利祿之資而已。眾人之所推重，有司之所選擇，國家之所造就，豈端為是哉？君子謂胡君此舉有得乎風勵之道，歷茲以往，是邦之士，將必有鑒先進之臧否淑慝而知所勸戒焉者。為書於石，庶幾嗣守是邦者，有以知君微意之所存。

#### 5. 〈張侯修學記〉<sup>⑧</sup>【成化二十年】

大名縣去府治不十里，學舊在縣治西南，元季燬於兵燹，明初詔天下郡縣開設學校。洪武三年，縣丞秦本因舊址修建，而規模卑隘。迄今百餘年間，凡縣令有意於教事者，亦嘗修葺，但無能改於其舊。錢塘任侯英至，始重作殿廡、戟門、塑繪聖賢像貌，宏敞嚴肅，視昔有加，而齋館、廬舍未備。越十有八年壬寅，咸寧張侯來知縣事。既至視學，慨然以作新為己任，於是撤其舊而新之，拓其隘而宏之，殘缺不稱者增構而完美之。尊經有閣，會饌有堂，習射有亭，

⑥ 見明·王圻纂輯，《三才圖會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五年〔1607〕重刊本影印，1970），卷八，〈人物〉，頁732d。

⑦ 清·黃鈴修，蕭儒林等纂，《泰安縣志》（清乾隆四十七年〔1782〕刊本），卷六，〈學校·廟制〉，頁7b-8a。又《縣志》記云：「歲貢題名碑，分列歲貢題名，有記，王華撰、王育正書、張謹篆額。成化十九年三月勒明倫堂側。」見卷一一，〈金石·明〉，頁41a。

⑧ 清·朱煥等纂修，武蔚文續修，郭程先續纂，高繼璋增補，《大名府志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河北府縣志輯·58》〔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清咸豐三年（1853）刻本影印，2006〕），卷一八，〈藝文〉，頁97c-98a。



文昌有祠，凡門廡庖湢廨舍及祀飲所須器用，無不畢備。經始於癸卯秋七月，落成於甲辰冬十月，財不歛民而足，工不告勞而就。諸師生謀紀侯之功，屬予書其事。

予惟學校所以厚風俗、育賢才，講明忠君孝親之道，以陶鎔一世之人，不可一日廢者。第俗吏不肖，漫不加意爾。張侯爲邑，當饑荒之後，庶政方殷，而惓惓以興學養士爲己任，前人之所未竟至是而悉備，其賢於人亦遠矣！學之師生能制力於忠孝之道，則於朝廷嘉惠之典，張侯作新之意，庶兩無負乎！侯名鸞，字應祥，予予爲同年進士，爲政政教兼舉，又有餘力修城隍、完隄防，不可殫紀云。

## 6. 〈新建內鄉縣城隍廟記〉<sup>⑨</sup>【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】

內鄉縣城隍廟，舊在縣南門外一里而遠，成化十五年，沃君文淵由監察御史來知縣事，下車謁神至廟，念城隍神城隍是司，乃不廟食城中，而置于野，是猶主將不居中軍，而越處於外，欲其號令三軍，而出奇決策以禦侮敵愾，不可得已。慨然有內徙之意，時以政未及成未果。明年政通人和，方與眾謀地以徙，而都御史王公適至，以狀白之。公志惟同，下檄使徙，相地於城內東隅，卜吉方議典工，而縣值水。明年復旱，祈禱不應，歲連儉收，兼之疫癘代作，工不敢舉。於是眾相謂曰：「惟是水旱相仍，而城隍神不我捍禦，實惟處非其所、栖弗寧。自我民作，非神咎也。惟早乾水溢，變置社稷，惟古之義，令君之意，都憲之檄，此宜舉乎！」君乃爰合眾議，遂率僚屬，各捐俸餘，集材鳩工而邑民赤子來趨。事經始於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，落成於七月初二日，不三月也。殿隆二丈五尺，廣三丈八尺，輪二丈八尺，前立重門，後設寢殿，傍置兩廡，又左右各建廳房二所，以爲新官到任齋宿及道士崇奉香火宿寓之處。四面周垣，垣廣九十四丈，輪奐翬飛，高明爽闊，遠近觀瞻，日如歸市。自是祈晴禱雨如響應聲，歲以有秋，父老胡忠輩咸以爲神之功而君遷徙之力也，不可無述以詔諸後，因而致幣來請予言爲記。

予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禮，盡廢淫祠，而惟諸郡縣城隍廟及社稷山川壇獨存，誠以城隍之神，庇內捍外，保障一方而功與社稷山川等也。崇之，奉之，宜其至也。今而內鄉之城隍廟，處非其所，神栖不寧，如此其何以望其災患是禦，庇內捍外以保障我民也歟？此君之所以必徙之也。廟既徙矣！神栖寧矣！吾見宜暘而暘，宜雨而雨，而內鄉之民自天祐之吉，無不利矣！君之德可忘也邪？庸述以爲記而志之。

<sup>⑨</sup> 明·胡匡纂修，《成化內鄉縣志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成化二十一年〔1486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卷六，〈文苑畧〉，頁數不清。

君名類，文淵其字，浙之寧波定海人，昔嘗巡按江右，風裁凜持，奸豪屏跡，至今稱真御史，必曰「沃君沃君」云。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吉旦。翰林院修撰餘姚王華撰。

### 7. 〈重脩獲嘉縣治記〉<sup>⑩</sup>【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後】

獲嘉爲邑隸衛輝，寔維四衝八達之途，使輶往來，日絡繹不絕。官是邑者，以一日計之，送往迎來，供饋之煩，何啻數十，而錢穀之征歛，差役之調發，獄訟簿書之簡覆勾稽不與焉！是以雖當豐稔之年，爲令者以得免部使之誚責爲能事，以小民之不逋負爲稱職，其諸不關職名之榮辱黜陟者，非爲力不能爲，而亦不暇爲也。況歉歲乎？

成化壬寅春，吾邑吳君天宏由進士拜獲嘉令。先是其邑早潦相仍，公私困竭，百度不理，君至即訪求民瘼，振貸有方，上足供饋之需，下無流離之苦。越明年，政洽民安，君乃以其餘力修舉廢墜，於學之頽敝者新之，驛館之傾圮者葺之，道路之不便往來者開而通之，壇墀之狹隘弗稱者闢而廣之。又明年，歲豐人樂，君於是復重脩縣廡，易朽腐爲堅良，拓卑陋爲弘敞，始而前後廳堂，次而東西廊宇。以縱計者，四十七丈五尺，以橫計者三十六丈二尺，以間計者廣狹共二百一十五楹。肇工於成化乙巳年三月，畢工於丙午年二月，由是官有寧宇，吏有定居，僉謂不可無言以記其成，而屬予書之。

予惟先王之政，巨細畢舉，故官府次舍，橋梁道路，皆王政之所當務而不可遺者。但世之苟安自私者，視官府爲傳舍，雖其財力可爲亦置之不理焉！知其爲政之所當務哉？吳君當早潦後值難爲，時人皆救死者之不贍，我獨兼爲而有餘具，其先後緩急間爲之，各得其序，非知所當務而才力之加于人者曷克臻是哉？抑斯役也費鉅而賦不加歛，役興而民不告勞，功成而眾享其利，是皆可以書以傳諸後，俾來者知君之所爲，其可書有如此。

### 8. 〈涑水縣重脩儒學記〉<sup>⑪</sup>【成化二十三年三月】

我皇明自膺寶曆，一以孔子之道治天下。薄海內外，凡府州縣各廟，于其學嚴祀事，又群諸俊秀，聯師儒之職，以教之。然其教之者，孔子之道也。道莫大於明人倫，人倫明於上，小民親於下，而雍熙太和之化，率由是以成，所關繫也大而匪輕也。則夫其廟與學，興廢舉墜之責在人者，可不以爲先務而加之意

<sup>⑩</sup> 明·張蘊道修，陳禹謨纂，《萬曆獲嘉縣志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三十年〔1602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卷九，〈文類〉，頁23a-24b。

<sup>⑪</sup> 明·馮惟敏纂修，王國楨續修，王政熙續纂，《保定府志》（收入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》〔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六年（1608）刻本影印，1992〕），卷三八，頁762d-763b。

乎！易州涑水之有學尚矣！天順間，知縣咸寧李君森方蒞政，謁廟以大成殿弗稱尊嚴，顧瞻咨嗟，乃式協眾謀，鳩工庀材，而崇廣之。殿宇既成，將建兩廡，而君適以致仕去。至成化初，教諭餘姚張君才，復以明倫堂之卑隘敝陋也，於講授之餘，經營調度，節縮餐錢，仍勸好義者，得其所資，構堂五楹，甫就而君又以致仕去。及歲庚子，青城李君由乙酉鄉進士，授絳州學正。已而，膺天曹妙選，陞尹茲邑。政通人和，教養備至，乃以前功之未敘者留心焉！於是繪飭殿宇，創立兩廡及櫺星、戟門，而東西兩齋，與諸生朝夕肄業之所。牆垣戶牖，悉完美如法，煥然一新。肇工於乙巳年二月，落成於庚午年九月，措置有方，民不知勞，而舉邑莫不歡忻鼓舞，善君之為，感君之德。歲越丁未，諸生祖通、康寧、楊源、劉繼先輩，述邑人之意，不遠數百里徵予文，以紀其實。

夫事功在人，創始者固難必其成終，而成終者實創始之所賴也。李張二君相繼而創其始矣！苟非李君續之以成其終，則前功盡隳，將如之何哉？蓋吾儕得立身天地間而異於萬物者，伊誰之功？孔子之道也。且人用所急，布帛衣以禦寒，菽粟食以充飽，而吾教所以育我者，豈直布帛菽粟之謂乎？天地覆載，照之日月，滋之雨露，鼓之風霆，成之霜雪，斯道運行，萬世一揆也。其所以關繫於天下國家之洽化者，大且重矣！不可以復加矣！孔子之道，秉彝之心也。無遠近、無古今，何嘗有間者乎？三君子為世道計，于廟于學，聳其觀瞻，感發善志，或創之始，或成之終，不約而同者，亦秉彝之心也。一邑之人快睹君之成功，喜躍不容自己者，又豈外於是心哉！夫事功也，興不能無廢，舉不能無墜，後之君子以心感心，得無悠遠其圖而益光大之耶？至於講明孔子之道，使人人究其理，見於所出，以濟時處，以善己者尤不能不致望於賢師生，庶幾于有以副乎朝廷之意，慰李君之心哉！君名憲，字述之，宅心操行，端謹誠確，施於政事，率有條理，故能知所先務如此云。是為記。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春三月吉日。翰林院學士王華撰。

### 9. 〈【通州】歲貢題名記〉<sup>⑫</sup>【弘治七年三月】

通州阻江背海而狼山料角之勝，自昔為東南奇特，故其所鍾萃毓泄，名人才士，顯於時而傳於後者，驅從相屬。夫固其所鍾萃毓泄也，則固不可不傳於後，使夫世嘆文獻之不足徵而徒有其山川之勝。自國初及今，通之士由鄉舉而登庸者，亦既有碑刻以貽後，而歲貢士九若干獨尚未有碑。其間列臺部、居岳牧，功之所在，德之所及，燁著他方而其鄉之後生晚進迺至有不識其名姓

<sup>⑫</sup> 明·鍾汪修，林穎纂，《嘉靖通州志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嘉靖九年〔1530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卷六，〈詞翰·文類〉，頁16b-17a。

者，僉以爲缺典。且懼地有賢才而泯滅不聞，無所於重。判官蕭盛聞而是之，乃礮石爲碑，因其世次而刻之，銘虛其末以待來者。既而走幣千里，來京師謁予請一言以詔遠，予弗克辭則因而告之曰：「子知狼山料角之勝所以聞於東南者乎？謂其奇特之果有足稱也。夫士生斯世已不能有所自立而欲其名之宣著顯暴以傳於不朽，雖家置一喙以張大誇伐之且有所不克，五尺碑焉能爲身後崇重，圖惟已有可傳之實則天下後世將揚休而共傳之矣，亦復何假於碑耶？雖然碑之所列者其名也，其志行之善惡邪正，則存乎其人也。後之觀者，因其名而求其人，善者善，惡者惡，邪正不相掩，或取以爲法，或因以爲戒，則列名於斯者，懍懍乎其甚可懼也。有勸懲之道焉。則斯碑之所關係者實重且大，不可以無紀，因系之詩曰：『碑之額赫赫兮。碑之鏤品品兮。民具爾瞻懍懍兮。』」弘治七年歲舍甲寅春三月吉旦。

#### 10. 〈魯氏繼修家譜序〉<sup>15</sup>【弘治七年七月】

魯氏之譜乃修於國子博士公端，重修於夷陵州判公鑑，今汝參公繼其志又續而修之。既成，出以示予，請序諸首簡。予與公世爲姻戚，義不容辭。謹按：魯氏乃汴州之開封人也。其始祖諱居仁者，宋朝開寶九年進士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其子宗道舉咸平二年進士，歷官參知政事。其五世孫雲，因父天敘卒于秀州司法，不能歸，遂爲秀州人。後官至兵部員外郎，與宗弟諫議大夫雷隨駕南渡，即家於秀。雷之孫翊，大理寺少卿曷之子也，任紹興鈴轄，遂家於山陰。雲四世孫圭，監山陰鹽酒稅，遂居於會稽者，派出於圭也。圭之長子道州判公端，擇居於餘姚之景嘉橋，繼以二子允實、允直，家資萬計，完城三十一丈，而有義士之褒，見存碑跡。其諱英者，以賢良起爲橫海衛千戶所千戶；又有諱胡者，累徙良鄉，其子禧以科第起官，乃翊政南京都察院。

觀其奔葉名公，或以文，或以武，或以科第，或以薦舉，或以富顯，或以旌義，簪祖接於先後，闕閱峙於南北，何其盛與猗歟興休哉！自遷吾姚至於今已七世矣！其族大以蕃，其支衍而散，汝參公恐愈遠愈疎，而相視如途人者有之。於是與姪懷恆公續成一帙，以承旨文定公爲遠祖，以魚頭參政公爲世祖，以柱石司馬公爲秀州遷地祖，以監稅公爲紹興遷地祖，以道州判公端爲餘姚之始祖。其中世次，皆以詳明，等而上之，遠近不淆，順而下之，大小咸備，疑傳疑，信傳信，亦不失於遺忘。茲譜之成，支派以明也，親疎有辨也，尊祖敬宗，敦睦合族之道，舉得之矣！噫！公之心也，是即博士州判公之心也，後有繼公而興起者，將不墜乎家聲也。使水木本源之義，千載如一日，祐啓後人之

<sup>15</sup> 清·魯漢卿編纂，《姚江景嘉橋魯氏宗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1B-37-38》〔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咸豐八年（1858）活字本攝製微捲，1986〕），卷一，1a-2b。

功，豈曰小補之哉！予故特嘉其志以爲序。時弘治七年甲寅秋七月壬申吉。賜進士第翰林院侍讀經筵講官編修國史龍山王華謹撰。

### 11. 〈甘肅行太僕寺記〉<sup>14</sup>【弘治八年】

甘肅古河西諸郡，地交戎虜之區，距京師數千里。至明洪武二十四年，始置行都司於此，以隸甘肅諸衛所。三十年，復建行太僕寺，設官以綜理馬政而諸衛所亦隸焉。然官之名位視京秩雖同，而力勢反出連帥郡守下，故士之勇於功名者，率不樂居是職，至或以老疾棄去。由是視廡宇如逆旅之視邸舍，不特人無固志，政亦因之以弛，人與政而交病，其來非一日矣！孰肯以補敝興廢爲己任哉？

宏（弘）治八年，皇上明見萬里，知馬政之弛由於官之不舉其職，特詔所司，慎選材賢以居，而廷章、田美遂以治襄陽、乾州有聲，獲與簡擢。適都憲周公按節於茲，宣上德以柔遠人，嚴憲度以貞百辟，脩戎政、靖夷魯，以安固疆圉。撫治之暇，詢視寺署，見其棟宇摧壓，垣墉頽圯，心甚病之，遂慨然以脩建爲己任。迺會計公私羨利，貿羣材、召眾工，易朽敝以堅良，治殘毀爲完固。其中爲前堂五間，後亦如之，其左爲主簿廳三間，右亦如之。爲廊房翼於東西者各五間，爲重門蔽於其前者各三間，并脩葺廡舍之可依棲者，總計其成，共五十餘間。外內周匝，公私輯寧，由是官有常宇，吏有定居，不特數十年之廢墜至是聿興，而昔之弛政亦因之畢舉。人與政而交理，固都憲公經營謀度之功，而董功役、按度程，以迄於成，田美則尤有勞焉！公昔旬宣於浙、於汴，汴、浙人至於今思之不置，顧予亦浙人，而廷章昔爲御史與予比鄰，相知復稔，義不容虛其請，遂爲記之。

### 12. 〈雙輓詩序〉<sup>15</sup>【弘治八年】

宋儒陳壽翁謂：「富貴而無善可稱，身死而名隨沒；貧賤而有善可稱，世遠而名愈芳。」由是觀之，則夫在人之名，近滅而遠芳，初不係乎富貴貧賤，曰惟善耳！然此亦必假乎記述，而非記述亦未必能流芳於千萬世之遠，惡有富貴而善，悠遠而名有不芳者乎？剡川長樂著姓錢氏，有諱叔良者，乃唐武肅王繆十八世孫也。宅心坦夷，持禮守義，不輕教言，不妄圖事，周貧恤困，略無德色，富而仁者矣！鄉閭中多敬羨之。儉德不榮以祿，誠山林間高尚一佳士也。厥配孺人史氏，出自邑望族，柔而且賢，得夫坤道之常。事舅姑以孝，處妯娌

<sup>14</sup> 清·許容等監修，《甘肅通志》（收入《中國邊疆叢書·第2輯·26》〔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〕），卷四七，〈藝文〉，頁4807-4809。

<sup>15</sup> 「錢王後裔在嵎州」編纂小組編，《錢王後裔在嵎州·第二輯》（嵎州：錢鏐研究會嵎州市聯絡處，1998），〈文存·長樂編〉，頁31-32。

以和，相夫子以禮，御僕妾以慈。力蠶織以勤女工，可謂佳偶。惜乎相繼不祿，卒於正寢。四子咸肖，克承厥家，恆念親恩之罔極，切哀痛之至情。吾鄉人聞人惟明熟悉公夫婦之行，知其四子之深，偏求士大夫詩歌以輓之，乞余爲序。

凡人於世，歿也不顧夫賢否，與其德之有無，往往爲之輓。夫人之死固可惜也，使乏德焉，生亦幸而免耳！烏足傷乎！彼或輓之者，是諛也。諛又可乎？德焉而有可稱行也，而無或虧，弗輓焉則失與人爲善之公。在人之德將汨沒於草萊矣！惡乎可且見善弗彰與聾瞽同，非忠厚之道也。是宜聞人惟明傷公夫婦之歿，具述可稱之行，集士大夫詩歌而爲輓也。是舉也不特有以見哀悼夫死者而表其德，抑亦可以爲生而昧德者之勸懲。世遠而名愈芳，余將有歸於錢公之夫婦云。

### 13. 〈陶嵩墓誌銘〉<sup>16</sup>【弘治九年】

陶君諱嵩，字崇嶽，成化甲辰進士。明年，授官工部營繕司主事；五年而陞員外郎；又八年擢都水司郎中出總理河道。將行，以疾卒於京師，時宏（弘）治丙辰二月丙子，君方四十八年耳！

未卒之三日，君過余告行，時余方飲客，君扣門直入就座，飲盡權。眾皆罷去，君獨留，謂余曰：「今日醉甚，所不辭於此，君知之乎？」余曰：「故人遠去，能相與爲斯須之樂，甚盛。」君曰：「然僕行職當治水，思欲少效勞苦，不復得與君優游如今日。可憐沿河諸處，漲壤污蓄，民居漂蕩，漕旅艱阻，所司乘畫舫鼓吹往來，酣沈若無睹，縱未能別有建樹，相繼修葺不惰，亦決不廢墜至此。僕不自度，竊謂濬新河以避三湖風浪之險，修石堤、栽葦柳以防災塞沿流之決，開下江之塞。昔嘗與侍郎陳公治決河，方舉事而先君憂去，每以爲慨。今張秋諸決口雖已成功，而上流湍悍，水道尚促，其勢必復爲患，僕欲多疏濬渠以分其怒出之大水，然後益培黃陵諸處，相地爲防，則運漕益便而山東諸郡可以長無水災，此亦百年之利也。」予愕然曰：「崇嶽乃能是，可謂志士。」忽拊髀起太息曰：「吾心則爾，世事寧可料，有不盡，願君熟計教我。」躊躇久之，遂辭去。余思穿渠殺水此最善策，但未知崇嶽所欲穿何地？若穿不得當，恐更爲災，欲以次日往質，不果。又越兩日，始得詣及門。下馬聞哭聲，則崇嶽死矣！驚踊入門，哭之甚哀。其子堯仁率諸弟頓顙攀號，遂請爲其墓之誌銘。使求其家得《士罄集》《惕齋手稿》及請復劉伯溫宋景濂二公官爵奏章，又得新所爲〈治河便宜八事〉。嗚呼！傷哉！余尚忍銘崇嶽，而尚忍復無銘。

<sup>16</sup> 清·何乃容等修，潘樹棠纂，《緡雲縣志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年〔1876〕刊本影印，1970），卷一六，〈志餘〉，頁1613-1616。

14. 〈新築河堤記〉<sup>17</sup>【弘治十年】

弘治甲寅春，吾邑毛侯世誠受命知霸州，又明年，部使者以侯理行超卓，剡章以聞，將以大侯之擢而普其惠于人人。聖天子以霸人安侯之理，乃循漢世良二千石增秩賜金之典，進侯階奉直大夫，錫之誥命，以褒嘉之，以榮其親及其室人，俾終惠于霸人。霸人德上之賜而喜獲終侯之惠也，咸願請樹碑以頌侯德，固禁不許。則以侯嘗為禦災捍患之事，密囑貢士韓生貫來告予曰：「霸為州距京師南二百餘里，厥壤卑下，九西北諸河之水，悉經流于此以東注于海。每夏秋霖潦，眾水奔會，輒成巨浸，歲比不登，民恒告歉。侯于下車之初，適麥有兩岐之瑞，民咸以為德政之孚。未幾，渾河水決，州境陸沉，侯因惕然自省，天其以是警予乎！民患之宜除，莫先于此者。乃度地勢，乃相厥址，距州治北三十餘里，去舊坊百步許，循河築堤，以殺下流之湍悍，障眾水而東之。民聞令下，不煩戒約而爭先趨事，于是束芻抱薪，裹糧荷鍤，鼙鼓不鳴，萬杵齊發，役夫呼忭，懽聲若雷。肇工于乙卯年二月之吉，至四月而告堤成。東西綿亘十餘里，河流其道，原野其藝，連歲豐登，家給人足，百廢俱舉。侯于是乃嚴法制以懲奸暴，敷惠利以綏善良，審端徑遂而爭奪之患息，勾稽版籍而徭役之法均。作新庠序以敦教化之原，勸課農桑以厚衣食之本，斥淫祀而邪慝無所容，謹儲畜而緩急有所備。請託不行而民隱獲伸，聽斷惟公而吏蠹由絕。凡茲眾美皆侯理行之，超卓可以垂憲方來者，侯皆損挹不自居，而吾儕罔克究其頌德之願。昔王子贛欲以身捍金堤之決而天子致增秩之寵，翟方進奏罷鴻隙陂而父老興壞陂之謠，則古之為治者，未嘗不以水事興廢為輕重。侯能盡心水事而使吾霸之民，雨不憂潦，暘不病旱，績用卓卓，如此其著。舉此以列其餘，亦節以一惠之意也。是用徵文刻石昭示將來，此吾民侈上賜而報侯之德也。」予與侯同邑人，相知最稔，聞韓生言，益喜侯之不負吾知也。願為之次第其言，俾歸而刻之石，以垂于永久，使繼侯而牧于斯者，有所考而論其世知其人焉！弘治十年立石。

15. 〈【南和】廟學重修記〉<sup>18</sup>【弘治十年】

順德府南和縣重修廟學成，鄉貢士高堅走京師請於予曰：「邑治東南，相距百步許，舊有廟學，肇建於洪武九年，再葺于永樂十年。歷歲滋久，風雨震凌，日就傾圮，每大昕鼓，徵春秋釋奠，師生幾無以為庇依，而共祀事。其間

<sup>17</sup> 明·唐交等修，高溶等纂，《霸州志》（收入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·6》[上海：上海古籍書店據清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刻本重印，1963]），卷八，〈藝文志〉，頁18a-20a。

<sup>18</sup> 清·章兆蕙修，周鏞纂，《康熙南和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河北府縣志輯·73》[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刻本影印，2006]），卷八，〈藝文志〉，頁271b-272c；亦收入在清·周章煥纂修，《南和縣志》（收入《故宮珍本叢刊·76》[海口：海南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刻抄本，2001]），卷一〇，〈藝文〉，頁259-260。

名能有司者，惟急於催科，敏於聽斷，以苟免大官之督責，則訑訑然以爲己之能事畢矣，其視廟學之興替若長物。然臨海陳侯世良，以名進士來知是邑。視篆之三日，謁廟視學，顧瞻靡寧，慨然以修舉廢墜爲己責。值歲祲，民病未即鳩工，越明年，歲豐民樂，侯乃鳩工聚材。首建大成殿五間，崇三丈五尺而廣倍之，深三其廣之數而殺。其一殿之前爲戟門若干間，櫺星門若干間。殿之旁，翼以兩廡共若干間。殿之後，構明倫堂若干間。堂之左右，翼以兩齋各若干間，其後爲饌堂爲神厨、爲神庫、爲習射之圃、爲棲止之廬，以間計者共若干。撤故鼎新，舉如程式。塑宣聖及四配十哲之象，與凡簠簋籩豆壘爵之器，几案帷幔之屬，無不畢具。經始於丙辰之春，訖工於丁巳之秋，高明宏壯，聳觀遐邇，蓋自邑有廟學以來未之有也。侯之作新學校如此，他如每鄉設立社學，爲之擇賢師以教民間子弟；引戶計丁課之，植桑棗以供衣食；築隄於小戶村以捍橫流，而民免漂溺之災；開河渠三十里以備旱澇，而田賴灌溉之利；增浚城隍、創建樓櫓，而保障有具；預備倉糧數盈鉅萬，而凶荒有備；嚴於巡邏，而盜賊屏跡；勤於撫綏，而流逋復業；減馬場無名之賦、均九等徭役之法，侯之惠利吾民又如此。夫世之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，往往立奇事、釣奇名，動輒自附於龔黃卓魯而居之不疑。侯之牧吾南和，真如古循吏，其教養之蹟又皆鑿鑿可徵。侯則自視歉然，若無能者，然而民之戴之誠不忍釋也。用敢徵文以紀其本末，垂諸方策。」

嗟夫！昔孟子論王道之成，不過教與養二端而已。自井田廢而民無所養，學校廢而民無所教。由漢以來，王者之迹熄，澤竭能修養民之政者，千百人中（不）一二見，而況於教乎？若侯於南和，可謂能盡教養之道而無愧於民之父母者矣！侯故方伯士賢公之從子，方伯於時爲名宦，侯少從公業《三禮》，得於家庭耳目之所漸濡者甚久，而習其臨民而有父母之心，能盡教養之道，固其家法然也。縣丞羅本宗、典史盧英、教諭趙傳、訓導郝輔、程匡亦皆能心侯之心，同寅協恭，以成厥美，咸可書者。故因堅之請，書以授之。

## 16. 〈題贈梧山出使安南便省〉<sup>19</sup>【弘治十二年】

別却雙親過十秋，主恩持節使交州。誰知膝下一杯酒，不博人間萬戶侯。驛使先驅迎鳳詔，蠻酋引領望仙舟。此行端的全忠孝，豈是尋常汗漫遊。

梧山爲王纘（1462-1523），字文哲，東莞人，弘治六年進士，爲翰林院庶吉士，授兵科給事中，出使安南。<sup>20</sup>嘉靖五年，王陽明亦爲其作〈梧山集序〉。<sup>21</sup>

<sup>19</sup> 明·王纘，《梧山王先生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〔1878〕鳳林重刊本），卷二〇，〈贈言〉，頁21b。

<sup>20</sup> 明·黃佐纂，《廣東通志》（東京：內閣文庫，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據明嘉靖四十年〔1561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88），卷六二，〈列傳·人物九〉，頁16a。

<sup>21</sup> 明·王纘，《梧山王先生集》，〈序上〉，頁1a-6a。



17. 〈應天府鄉試錄序〉<sup>22</sup>【弘治十四年】

弘治辛酉秋八月，當天下鄉試取士之期，先期應天府府尹臣雄、府丞臣獻，具疏以考試官請，上命右諭德臣華、侍講臣忠往司試事。臣等承命競惕，迺於閏七月己丑陞辭，即日引道，蚤夜靡寧，衝霖潦、凌風濤，兼程而至南都。時同考試官學正臣瑄、臣鑰、臣祺，教諭臣唐、臣寧儉、臣曰淑、臣萬實，訓導臣衷、臣子宣等皆先期而集。屆期既鎖院，華等相與矢告於天，迺即試事。維時提調臣雄、臣獻，監試御史臣繼爵、臣烈，亦率先諸執事，內外協心戮力，務期是舉不愧於天，匪直舉行故事而已。再浹旬而試事畢，循制取士百三十有五人，爰列其名次及梓其文二十篇為錄以獻，臣華當序其首。

昔孔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，膺景命而興，乃於即位改元之三年，首詔天下開科取士而文教固已風行於四表矣！列聖相承，懋隆紹述，尤惓惓以養育賢材、崇重科目為當務之急，而文教之浹洽於天下且五世矣！況南畿又為天下首善之地耶？華以謏劣備員侍從餘二十年，每見館閣儒臣自南畿校文而至者，莫不咨嗟稱羨，以為非天下所及。戊午之秋，嘗濫承明命，得校文畿內，以為天下之文當於是為極，至是而又獲覩夫南畿之所謂盛者，乃作而嘆曰：「漪歟至哉！文之盛也。則又極於此矣！郁郁乎！泐泐乎！信非天下之所及也。」

然華竊有論焉！夫文風士習因地不侔，廣衍之地其文平以贍，通會之地其文暢以達，閑曠之地其文安以和，殷富之地其文充以肆，險絕之地其文奇以激，儉朴之地其文質以簡，而惟南畿之文則平以贍者、暢以達者、安以和者、充以肆者、奇以激、質以簡者，無不畢有焉！是豈非以天下英傑之所萃，聖祖神化之所先，而重以列聖作養之所致耶？是宜其間必有奇特僑偉之才，集羣美而兼眾善者出矣！華也敢以是為南畿之士賀。雖然文之盛於天下固可賀也，實之不稱其名焉亦足憂也。主司之取士故不能舍文而他有所擇，至其所以致望於士者，則又不專於文也。古人有言：「和順積中，英華發外。」又曰：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暉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。」主司者校文於盈尺之紙，拔士於三十之一，豈敢自謂吾之明果能以此櫟括其平生而必其無毫髮之爽耶？然讀其言而美且善，適有契於吾之心，庶幾所謂「和順積中」者耳！所謂「根之茂、膏之沃而皆仁義」者耳！他日幸而名與實偕，豈直不孤主司之望而於國家作養之恩尚亦無負哉！若夫致飭於詞華文藻之末，而遺棄其身心德義之本，施之空言，若有餘而求之實用則無有，是又不獨主司者不明之責也。華也敢以是為南畿之士規。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王華謹序。

<sup>22</sup>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彙輯，《明代登科錄彙編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69），第4冊，頁2021-2033。

18. 〈大明存耕王處士墓誌銘〉<sup>28</sup>【弘治十六年】

賜進士及第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，同修國史會典，皇太子講讀官，餘姚王華撰。榮祿大夫、太子太保、刑部尚書，吳興閔珪篆。順天府丞兼司經正字，經筵官，直文淵閣同修玉牒，萊陽周文通書。

京都有善士朱君錦，一日謁予垣南草堂，再拜跽而請曰：「予契家臨清王翁廷壁，為一鄉之善□□□也。弟若子欲為其父兄不朽圖，知錦辱愛於門下，特千里走介，屬錦為求墓石之銘。」言既，乃出□□□君仁夫所述行狀一通，并已故閣老淳安商公、宜興徐公、瓊臺丘公、太常卿莆田陳公、今都御史□□楊公應寧輩所撰序贊詩歌冊帙若干，以為翁平生行履徵。予遍閱訖，因歎曰：「嗚呼！臨清街居齊□□魏之中，天下商賈輻輳，民生其間，以治產積居為業。父兄之所傳授，子弟之所承藉，朋居旅處之所□度，一惟貨殖之策耳！有如存耕王翁居貨利之區而能篤於行誼，都紛華之地而能安於朴素，處閭閻市井之間而有大山長谷之風，是蓋超乎流俗之表，誠千百中之一二見者。固宜名人傑士歌頌□，□侈談樂道至於如此其富也。」

翁諱珍，廷壁其字，家于清源三世矣！曾祖普成、祖得林、父彥忠，俱隱□□耀。彥忠歿時，翁年方十九，已錚錚有卓立志。事兩母孫氏、李氏，交得其歡心。比卒，既竭力襄大事，又徒步走京師，求館閣名公卿為誌、為表、為傳、為序、為挽歌辭，以昭先德而永孝思。其所營先墓與所□□，構饗堂於前，扁曰：「終慕」。每晨昏行定省禮，如親存之日，不以風雨暑寒而少替。歲時祭奠，必躬臨視□，醴務臻精腆。先期必張幕堂前，以蔽風雨。屆期率子姓男女，拜跪哭泣如初喪時。尤友愛其弟，終身未嘗有忿爭之言。蓋其天性孝友如此。所居門逼會通關河，士夫之南北往來者，每艤舟河滸，翁必□以招延之。居之後有園有亭，可遊可息，而翁又樂談世故，善論理道，疊疊不怠，故過從者竟日忘倦不忍舍去，其為人可愛敬者又如此。家素饒於貲而性好施予，成化間，東土飢荒，富室率閉糴以招厚□，翁獨捐粟若干石，活餓殍以千萬計。巡撫無錫盛公，高其義，為請於朝，授七品散官以旌之。見會通河湍急，人或競渡，往往遭墊溺，翁乃倡為浮梁，於是人免覆溺之患。往時輓漕士卒，暮夜多冒霜露野宿，不勝僵凍之苦，翁又構屋若干楹於通衢以處之，人始獲廬居之安。人有飢寒切身者、婚嫁失期者、疾病喪葬不能療舉者，翁聞之，必傾囊賑恤之，不少靳。至於自奉，則甘淡薄、便布素，脫去膏梁紈綺之習若寒士，然其仗義輕財又如此。翁平生樂觀書史，輒能了大義。嘗□其弟璋及子鎬

<sup>28</sup>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，《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第53冊，〈明〉，頁104。

曰：「士與農，事殊而理一。士不勤學而望祿位，猶農不勤耕而望豐收，萬無是理。吾不□為學，惟力行好事，積書數千卷以遺，若等但能勤耕其中，豐收可計日而得。」因以存耕自號，及其老也，人以存耕翁稱之。弟若子亦領教唯謹。璋今卒業成均，向用有日。鎬以壁經領薦鄉闈，貳守鄭州。翁□教行於家庭者又如此。翁取韓氏，內行修舉，宗族姻黨咸稱其賢。子男二：長即鎬，取馬氏。次錫，入粟□，官臨清衛指揮，取劉氏。女一，適涿州史僉事子遠。孫男四：長曰淮，補州學生，能以文學世其先業；次□、次渭、次濟。孫女五，曾孫一。生於正統丁巳十月二十九日，卒於弘治壬戌十二月十日，得年六十有六。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葬翁于祖塋之次昭穴也。昔翁之存也，臨清守馮傑予門生也，治行為□□□。間嘗考績來京，予以得人為問，聞其稱翁之行一如狀中所云。今翁之卒也，錢君復狀翁之行一如馮君所云。以疇昔之所聞，參以諸公之所稱述，質諸仁夫之言，則翁固善士也。是宜銘。銘曰：市人□□，計□錙銖。卓哉存耕，超乎利區。孝友篤至，靡間終初。義行于鄉，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，□富□□。□廷□嗣，□理弗喻。於昭善□，我銘匪□。

#### 19. 〈華孝子祠記〉<sup>24</sup>【弘治十七年】

華孝子寶，生晉義熙間，《南史》載其事。孝子生八歲，父遣戍長安，謂孝子曰：「須吾還冠汝。」父竟死不返，遂終身不冠亦不娶。年七十餘，以弟寬之子為後。舜不告而娶，君子以為大孝。孝子守其父命，至終身不冠娶，人不能疑於其說也。屈原自沈以死，楊雄譏之，朱仲晦曰：「屈原之忠，忠之過也；屈原之過，過於忠也。」夫亦孝子之謂也歟！孝子故錫人，錫之華氏皆孝子之後，殷大昌衍，獨盛於他族。惠山之麓，舊有祠，自孝子之歿千百餘年，而禋祀無替。當孝子之生，其時王公大人，有子若孫，氣勢百倍孝子者何限，然皆淪廢湮滅。而孝子獨以其一念惻怛，卒能享有無窮之祀，孝道之大，其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也，固如是哉！

弘治癸亥，華氏之十四（三十三）世孫曰守吉者，謀修孝子祠以敦祖睦族，事未舉而歿。明年甲子，其子燠、輝、燿、勳，成父之志，乃大新祠宇，捐膏腴之田五百畝以供祀事，而以其贏賑族之乏。於是孝子之事，益大彰顯，而守吉父子之名翕然不愧其家世。蓋華氏之以孝義相承，信乎其流澤之遠也。四子（燠等）既得請其事於朝，復以狀幣來丐予記，夫孝子之孝，守吉父子之賢，皆有勳於世，（不可以辭為也），於是乎書。

<sup>24</sup> 明·談脩輯，《惠山古今考》（收入《無錫文獻叢刊·第七輯》〔臺北：無錫同鄉會據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（1800）年刊本影印，1983〕），卷四，頁283-286。括號內文字以宗譜所載補之，見華錦球編纂，《華氏通十支宗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A-73》〔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培元堂活字本攝製微捲，1986〕），卷二，頁9a-9b。

20. 〈懷澄公像贊〉<sup>25</sup>【弘治末年】

公數歲善屬文，凡書傳綱鑑歷代君臣興亡治亂關係所在，皆能綜核源流。年十六遊邑庠，屢戰棘闈，不售。既乃淡志功名，甄陶子姪，卒老于家。公之子文玘，任郴州同知，弘治中贈公經歷，皇帝敕曰：「國家推使臣之禮，錄教子之功，命秩既厚，其身褒封必及其父，典章具在，存沒攸同。爾魯澄乃大寧前衛經歷司經歷，玘之父。善行積躬，義方教子，賢勞既著，祿養久違，爰體孝思，用伸褒卹，茲特擢為徵仕郎大寧前衛經歷司經歷。明靈不昧，茂渥其承。弘治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頒下。」贊曰：少遊庠序，媿美文壇。壯困棘闈，尚志泉石。生而教子，死有榮名。賜進士狀元及第翰林院侍讀經筵講官編修國史同邑王華頓首拜題。

魯懷澄，字字瞻，王陽明曾作〈明邑庠生誥贈經歷司徵仕郎字瞻公傳〉<sup>26</sup>從王華此文與陽明亦為其子魯文玘作〈廷璽公像贊〉<sup>27</sup>來看，可知王、魯兩家關係是很密切的。

21. 〈定山先生集序〉<sup>28</sup>【正德元年】

予弱冠讀書龍泉山中，友人自江浦回，持定山所書詩數章，其時已知定山之工於詞翰。後數年，定山舉進士、為翰林，抗疏論時事被謫，翕然有聲於時，予於是又知定山蓋直節敢言之士，心益趨向之。自後又十餘年，予始獲第、入翰林，則定山蓋已家居者數載。當是時，定山之望益重，書益工，詩辭益高古，文章論薦者，後先相屬，惟恐定山之不起。予蓋悵然而望，幽然而長思，邈若雲中之鶴，幽蘭之芳於深谷，其不可得而接也。

弘治甲寅，朝廷強起以為南京吏部驗封郎中，尋以疾致仕。故予於定山雖甚愛慕，定山亦往往勤詩札之通而竟莫得與之上下其論於一日。間得其所為詩文而讀之，窺定山之用心，想見其氣象，因得其所養，然後嘆世之知定山者之淺，而又益以為憾也。今年定山之姻友侍御弓君元取所遺詩文彙集之而求予序。嗟乎！吾誠不能起定山而與之遊，序其又可辭乎？定山之文得其氣於莊騷，而矩度於宋儒。其論事明而暢，其說理簡而達，其詩格韻風調大抵類后山、

<sup>25</sup> 清·魯漢卿編纂，《姚江景嘉橋魯氏宗譜》卷一，〈像贊〉，頁30b-31a。

<sup>26</sup> 清·魯漢卿編纂，《姚江景嘉橋魯氏宗譜》卷一，頁1a-2a。

<sup>27</sup> 清·魯漢卿編纂，《姚江景嘉橋魯氏宗譜》卷一，〈像贊〉，頁35b-36a；已收錄在錢明，《譜牒中的王陽明逸文見知錄》，《陽明學刊·第一輯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81-82。

<sup>28</sup>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》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2），〈集部·別集類〉，頁485-486。

簡齋，而沖虛豪曠多其所自得，故其音節紀律雖不拘拘於唐人之步武，而出於近代詩人則既遠矣！定山始與白沙陳公甫為友，齊名於時，人莫得而低昂之。其後定山復起，而公甫老於白沙，世遂以是為優劣。定山之將致仕，公甫嘗寄以詩謂：「欲歸不歸何遲遲，不是孤臣托疾時。此是定山最高處，江門漁父卻能知。」公甫與定山友，其出處心事宜必知之，故予備載其說於此。後之人因定山之文以求定山平日之所養，因公甫之詩以求定山出處之微意，則其淺深高下，必有能辨之者矣！詩文凡若干卷，侍御巡按山西，載之行篋，廉憲李君善、憲副馮君清、僉憲來君天球見而請之，將刻諸梓，而遂以予言弁諸其首云。正德改元丙寅歲，孟冬之吉。賜進士及第、通議大夫、禮部左侍郎、兼經筵日講官、前詹府少詹事、兼翰林院學士，餘姚王華序。

## 22. 〈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〉<sup>29</sup>【正德元年】

人年九十稱人瑞，況復動階位上卿。絕勝星雲麗霄漢，還輕麟鳳在郊坰。武公德播衛風什，潞國光重宋史名。聖主龍飛先舊學，蒲輪只恐遠相迎。

此詩是因正德元年，武宗存問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（字宗貫，號介庵，陝西三原人，1416-1508）九十大壽，朝中大臣皆有詩文以賀。

## 23. 〈知紹興府劉侯去思碑記〉<sup>30</sup>【正德三年九月】

漢劉寵為會稽太守，及被徵去任，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，人贖百錢以送。漢史傳其事，不過曰「簡除煩苛，禁察非法」，又曰「犬不夜吠，民不見吏」而已，此外別無赫赫之功，足以竦動人之觀聽。今去漢千數百年，寵猶廟食茲土，百姓猶歌思不忘。正德戊辰六月，刑部郎中劉侯元瑞擢守吾郡，甫五十日輒罷官去，百姓徬徨如失父母，乃日會聚於神祠佛宇，祈禱卜筮，謀所以留侯者而不得，則相與聯名列狀，赴愬於部使者，以求復侯之官，不可得；又相與罷市易捐已貲，將不遠數千里走京師以聞於天子以求復侯之官，卒不可得；則又相與扶持老稚，填郭溢衢，追送至數十里外。侯數停舟麾謝，眾猶擁遏不忍舍去，道路觀者莫不嘖嘖稱嘆，以為數百年來之所未見。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，即侯之去任視寵之去會稽，豈相遠也。或謂侯之在郡纔五十日而止，即其五十日之所設施雖有良法美意，亦豈能家至而戶到，雖吾夫子綏來動和之

<sup>29</sup> 明·王承裕編，《天恩存問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正德元年〔1506〕三原王氏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〈前集〉，頁37b-38a。

<sup>30</sup> 明·劉麟，《清惠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〔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〕，第1264冊），卷一二，頁481a-482d。

化，其相魯亦必誅少正卯、禮却萊兵，三月而民始歌誦之。侯在吾郡未嘗見其按一貪暴、旌一善良也，直以廉公儉約弗擾于民而已耳！固未始有一日勸懲之功而吾民視侯乃有千百年固結之愛，使侯久於其任得以究其抱負設施，則民之愛戴思慕，又不知何所底極也？且寵之去任被徵歸朝，侯之去任被黜歸田，其榮辱懸殊也，而百姓之送侯者，所至千百成羣，不止五六老叟，而縉紳士夫又倡為詩歌以送之，都邑游居之良、山林隱逸之彥又從而屬和之，聯為大卷，輯成巨帙，視人賞百錢以送者，義利夙絕，謂今人之不古若，豈其然耶？孔子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侯惟以三代之民視吾民，而吾民亦以三代之民自期待。而近世厲民自養者，往往牴牾吾民，以愛憎為毀譽，是果何謂耶？

侯既去郡，百姓思之不置，則有相與謀肖侯之象，立祠於卧龍山麓，蓋將尸祝而俎豆之。祠既成，耆宿王行輩過吾家而告之曰：「知侯之真，悉侯之美，宜莫如公者，願俾一言，勒之貞石，以永吾民之思。」予曰：「古之循良，不嚴而化，不令而從，所居民愛，所去民思，生有榮號，歿見奉祀，侯其庶幾矣！雖然衣冠儼然，使人望而知愛敬者，侯之像，萬目所快覩也。其有無形而可以感孚民心於永永者，侯之德，百姓不能忘也。然有形乃無形寓，則民之肖像立祠樹碑，雖非侯之心，實眾之願也。予何敢辭，遂為之記。」侯名麟，南京人，由弘治丙辰進士起家至今官，百姓稱為「新劉」云。

系之以詩曰：嘅惟越郡，僻處海隅。厥田下下，載於夏書。厥民愿朴，迺農迺儒。迺賈於市，迺旅於途。服勤終歲，僅足食衣。吏政張急，民命靡依。漢吏劉寵，治稱循良。民用弗擾，遺愛甘棠。歷千百禩，清風日渝。以暴濟虐，邦本畢逋。天子踐祚，歲維戊辰。劉侯繼牧，字我越人。盡蠲眾瘼，易虐以仁。前創後述，是祖是孫。始時和買，害甚天災。侯平物估，商價悅來。始時徭役，歲無月虛。侯卹其力，閭閻晏如。越人健訟，鼠雀相猶。侯潔其源，乃清其流。越人畏吏，如虺如蛇。侯室其穴，雞狗不譁。疇昔公讜，越舞吳謳。侯躬儉約，屏去伶優。疇昔賦稅，誅求羨餘。侯謹權量，民樂貢輸。侯在泮宮，講禮說詩。濟濟多士，是式是儀。侯莅轅門，恤軍練士。赳赳武夫，戴如父母。越人有言，我侯至誠，狡猾譎詐，罔敢不情。越人有言，我侯執法。頑嚚暴悍，咸若厥則。民方懼慶，而遽罷歸。如兒方乳，奪我母慈。涼涼行李，蕭蕭去騶。扳轅臥轍，願侯少留。侯不可留，其歸甚亟。悠悠我思，曷有止極。蜀留詠儀，魏祠梁公。峴首悲祐，異世同功。清江之澚，龍山之陽。兩祠對峙，屹乎相望。侯德在民，侯像在廟。清風邈然，後來孰紹。

正德戊辰秋九月吉旦，賜進士及第、資善大夫、南京吏部尚書致仕、前詹事府少詹事、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官、同修國史會典，餘姚王華撰。

24. 〈浙江右參政楊公奇墓表〉<sup>③①</sup>【正德三年】

公名奇，字秀夫，別號寒泉。父能由鄉進士任東昌知府，母宜人牛氏。公穎敏絕人，十歲能文，有老成語，長老稱為奇童。弱冠名起諸生間，成化庚子中鄉舉高第，主司批其文曰：「筆力可扛龍門百斛鼎」，錄以為式。明年辛丑，連得進士，授戶部河南司主事，簡使犒軍於獨石，督鹽於長蘆，受芻於京場，還婚於圻內，廉公平簡，後先一軌。弘治改元，上〈裕國安民疏〉，甚剴切，未幾，奉勅處置居庸、紫荊諸關軍餉。公復上疏，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，而減冗除蠹，理不可緩。語侵貴近，識者韙之。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，連有淮揚，督漕九江，造冊河南，視災之使，具建聲蹟。甲寅進陝西司郎中，時奉勅整督甘肅軍餉，將行，上疏言備邊七事。上嘉納之。至則今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，與公同事。許公素器公，於是益重焉！事竣還朝，有白金文縞之賜。以才任劇調雲南司，是司兼順天，奸悍者傍窺不敢犯。尋以薦擢守嘉興，改夔州。夔在四川，地僻民龐，公為書諭之，俾敦孝友、尚經義，延問父老，民所苦與所利，即罷行之。新廟學之制，月朔視學，進弟子問業，有師道焉！人士感慕。其諸壇宇官署支頹完毀，百廢具興。民飲江水，遠汲為艱，公議鑿井，出郡門數尺即得美泉，民以公姓目之。屬大寧縣，鹽井在萬山中，距邑治三十里，道阻於險，小舟入溪，夏漲則往往溺死，民多饑殍。公鑿山為道，得任負，往來民甚便之。夔吏多盜，篆移屬以圖賄，公置籍付諸邑，俾驗而行，宿弊遂息。在任五年，人士感慕，至為公作生祠，貌公而尸祝之。擢兩浙鹽運使，剔弊講利，績效方懋，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，改兩淮。公以浙治之。升鹽賦五十餘萬，司治舊在揚城東，淺隘艱守，公乃崇墉固藏，益防卒奸，無虞焉！明年擢參浙政，將有施設而乃止，是知公者重惜之，以正德丁卯十一月七日卒，為春秋五十有四。

25. 〈南京武庫清吏司郎中致仕進階朝列大夫婁君墓誌銘〉<sup>③②</sup>【正德五年】

正德五年六月甲午，上饒婁君原善卒，其家使人來訃，遂請銘，且云原善之治命也。嗚呼！原善之以銘屬予也，豈以予為知己者耶？予猶愧夫知君之未盡也。然予與原善舉進士同年，又生同甲子，非泛然一日之交，情則厚矣。銘得而辭諸？

嗚呼！予與原善別且十幾年矣。原善之乞休而歸也，嘗為予言：「人之才能非必居官任職，雖家居亦可以有為。今人飢餓不能出門戶，以為『安貧』，實亦才短不能營畫耳。夫父母之養、祭祀、賓客之奉，皆人事之不可缺，苟為之有

<sup>③①</sup> 明·焦竑，《國朝獻徵錄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65），卷八四，〈浙江一·參政〉，頁3565c-3566b。

<sup>③②</sup> 轉錄於陳定榮、林友鶴，〈婁妃之父辯〉，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1.1：49-50。

道，亦何傷於儒者之學乎？」其後有人自上饒來，言原善田宅園池之勝，游觀之樂者，始聞而疑之，既而思原善之言，笑曰：「彼固嘗言之，是必得其道也。」繼又有傳原善主白鹿書院，西江之士從之游者甚眾，修白鹿之廢墜及鵝湖之侵田，則又喜曰：「吾固知其爲之有道也。」夫三公之位皆可以倖得，而談說仁義道德爲弟子師，則非心悅誠服決不可苟致。使原善平日自處稍有班疵可指摘，人肯尊而師事之乎？然此皆與予別後事。惜乎！吾之不及下上其論，得其詳也。嗚呼！原善之才誠無所不可爲者，使進其所好，窮所至焉，則何古聖賢之足異？始原善初舉進士，開口論時事，慷慨激揚，鑿鑿可聽，士大夫相傳說，交稱其才。當是時，原善尚未有職守可驗而能聲已著，其後爲南京職方主事，歷武庫郎中，果皆綽有建樹，酬其所言。朝廷修康濟渠，選部屬之能者，大臣以原善薦，及期而功又果成。當道益以原善爲才，將大任使之。忤權貴，卒爲所誣，抵獄三年，其事始白，乞休以歸。夫以原善之才，藉其資望，使其時不爲人所擠，遂當重任，功烈所就必大有過人者，而竟弗及究，僅如其言，驗諸其家，豈非命耶？

原善之先公一齋先生諒，嘗師事吳康齋，以道學倡其鄉，四方之士往往有及門者。其弟方伯謙，亦以學行聞於時。蓋原善之才得之天，而論議學術，考諸其家庭父叔之間，蓋有所自。原善諱性，號野亭，所著有《野亭詩稿》、《皇明政要》諸書藏於家。配徐氏。長女爲寧國妃，次女適鉛山費家。二子：伯仲出側室翁氏，皆尚幼。墓在靈溪之原。銘曰：維潛有鮪，洛山有松。若人之蓄，自出先公。維樑維柱，維雲維龍。厥施則有，其究靡弘。求也多藝，賜也屢中。悉其從政，考履於官。靈山峨峨，靈水瀧瀧。歷百千稔，有堂其封。賜進士及第、資善大夫、南京吏部尚書致仕、前翰林院學士，國史經筵日講官，餘姚王華撰。

此墓誌銘爲王華爲其同年好友婁性（字原善，號野亭）所作。而王陽明亦認識婁性，王華另一同年趙寬（字栗夫，號半江，1457-1505）記云：

「白駒聯句」者，春坊諭德王君德輝（華），餞其友婁君原善（性）於私第席上，諸公話別往復之作也。……而德輝，君之同年友且同甲子，相善也，故有是會。在坐者，春坊中允張天瑞（字天祥，1451-1504）、贊善費子充（宏，1468-1535）、翰林編脩徐某、檢討毛維之、刑部副郎傅日彰、吏部主事杭世卿（濟）、暨德輝之冢器鄉進士守仁也。<sup>③</sup>

在餞別婁性的宴席上，陽明也在座，也因爲這層關係，往後才有訪婁性父親婁諒之事。另外，銘中提及婁性的女婿費家即是費宏之弟。

<sup>③</sup> 明·趙寬，〈白駒聯句引〉，《半江趙先生文集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·42》〔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〕），卷一二，頁316d-317a。



26. 〈毘陵謝氏宗譜重修序〉<sup>34</sup>【正德六年】

嘗謂家國無二致也。國之有史，所以記治亂興亡之事；家之有譜，所以敘姓氏源流之實。自三代以來，世家大族未有無譜牒者，降自漢唐宋，有通譜、附譜，進新退舊之作，譜斯亂矣！眉山蘇老泉、廬陵歐陽永叔有慮於此，始定譜法，今士大夫家舍歐蘇莫能成譜也。毘陵謝氏出自炎帝之後，古陳留世家也。晉咸凝（寧）間，渡江而來，簪笏盈門，登華涉要，非止一人。隋唐之時，復從此仕居關右，籍開封。有曰廩者，宋建炎時來尉武進，子輪為江淮運判，遂占籍於茲，是為毘陵人。噫！值此板蕩之餘，繼以胡元不德之化，禮樂之弛，風俗頹敗，士大夫家鮮克有終者，故宗族散逸，譜牒缺遺，莫能究也，多矣！國初有諱福者，字原善，以家之不可無譜也，因作〈家範〉二十四條，合考舊遺世派，以西晉典農中郎將諱繼為一世祖，辨昭穆、別親疎，使子孫崇木本水源之意，可謂有志者矣！自今十餘代之下，子姓蕃衍，登科第、祀鄉賢，偉然為江南望族。三十九世孫曰敷，復校正之。四十一世孫天錫、天與，又從而輯錄之。來丐予文，以弁諸首。予曰：「譜者，風化之所關，禮義之所在，豈特出處顯晦而已哉！與國家為始終也。非孝子慈孫，曷克成之。今觀是譜之作，派有條貫，支有次序，簡而不繁，約而不亂，自南渡數百年而下，舉在目前，且謹綴誥敕詩文銘誌之類於左，以便觀覽，此不沒祖宗之善而著朝野揄揚之盛也。譜之功詎小補歟！」予嘉謝子之用心，敬書之以歸。正德六年辛未秋月上澣。賜進士及第、資善大夫、南京吏部尚書、前左春坊諭德、經筵、同修國史官，會稽王華撰。

27. 〈春暉堂記〉<sup>35</sup>【正德六年九月】

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必藉勾芒以舒發育，亦必資陽暉以暢茂條達也。人靈於物，可以無怙恃而能成立哉！古人有不忘本而寓諸詩者，吾觀孟東野之詩曰：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」樂正子春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，是皆先賢所以溯其流而致是孝也。今吾於暨陽陳君守高有取焉！

陳為暨甲族，迺宋大理評事駒之後，累世積德好義，慶鍾後昆。守高生而穎異，奈髫年失怙，其母蔡安人貞靜慈惠，端莊誠一，未中道而失所天，勵志金石，夙夜皇皇，和丸課子，底於成立。鄉人有不平者，望廬而化，宗黨推為巨

<sup>34</sup> 謝約編纂，《毘陵謝氏宗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1B-43》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三十八年（1949）寶樹堂鉛印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），卷一，〈原序〉，頁3a-4a。

<sup>35</sup> 清·佚名編纂，《暨陽孝義陳氏宗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A-83》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重華堂鉛印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），卷一，〈春暉堂記〉，頁1a-2a。

擘，由是名益彰焉！正德辛未冬，構一堂於舊居之所，以「春暉」顏其額，將欲養其母於斯堂，而奉甘旨於朝夕也。與余弟有東南之雅，既落成，余弟祈余文以記之。不能辭，乃言曰：「孝者，百行之原。人子皆當自盡，但世教衰，能焉者寡。今守高之養其母，不特奉甘脆、衣輕煖而已，又能承顏順志，用是母樂其孝養而子得遂其孝心，變窮嫠之戚為菽水之歡，而寸草之忱於是一展矣。此守高之心即東野之心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』方今聖天子在上，政先仁孝，吾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，守高必應之矣！姑記以俟。」時正德辛未秋菊月吉旦，賜狀元及第、南京吏部尚書、太子少保，王華撰。

## 28. 〈黃氏重修族譜序〉<sup>36</sup>【正德六年九月】

宋紹中有諱灝者來守常州，為韓侂胄謗偽學，罷而居祁莊焉！其五世孫仲文公避元亂而徙無錫，仲文公生福美、福增、福賜，再傳三世宗裕公，贅張氏而居泔溪。泔溪黃氏於是乎始焉！宗裕公以後，子孫繁庶既富，而教遂為鄉之右族，歷朝以來，有家藏譜牒內外二編。宋季兵燹，家資故物散落殆盡，惟存家譜內編。至正陽公為之增修，繼今原良公每念宗族愈盛，出自江西千數百年祖功宗德積累所致，因謀諸宗族，採近世族類支派事實，再較之。首設總圖，示諸後人，以究水源木本之義。次課世系，表尊卑以明昭穆之序，又列支圖大小宗，分親疎、辨堂從。再從而總服袒免，俱有等差。他如誥、敕、傳、序、詩賦、墓銘諸文辭，復附錄於外編。立法詳備，無復加焉！

抑黃之先出自軒轅少昊金天氏五子，為弓正，賜姓黃，以後子孫歷朝以來，偉人間出，文章勳業照耀當時，而流芳簡冊。延及唐宋，枝葉蕃盛，散處天下，而是譜不為廣究史傳，參合諸郡，但以家之舊譜而增修之，亦以倣乎歐蘇二公之義例也。歐陽子曰：「顯祖宗之從來，別支圖之所自出，乃為家之首端。」今原良公汲汲於是譜者，豈徒成一己之謀，以要譽於子孫乎？蓋欲追方來之孝，不墜世德耳！後之以世繼世觀是譜而能思仰原良公今日孝敬之心，以顯揚先世功德之大，垂裕後昆，豈有既哉！是又在於後之善繼善述者。

正德龍集辛未之秋九月上澣。賜進士及第、資善大夫、南京吏部尚書、前左春坊諭德經筵、同修國史官，會稽王華撰。

<sup>36</sup> 盛清沂主編，《國學文獻館現藏中國族譜序例選刊·初輯》（臺北：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，1983），〈黃姓之部〉，頁9-11，原刊於清乾隆五十九年《梁溪黃氏重修族譜》。

29. 〈蔡氏孺人壽序并詩〉<sup>37</sup>【正德七年四月】

余日引鶴於牡丹之壇，徜徉自適。有客謹持縑局自暨陽來謁，乃吾同年潮州守駱蘊良猶子汝城也。敘間起而請曰：「城岳母蔡孺人值是月十有一日，六秩悅辰也，褒詩繪圖，敢乞大人先生一言以引之。」因叩其素行，客曰：「岳母賦性貞淑，自□甚嚴。及歸於陳，相夫主中饋，一由內則。二女一子，訓育各底於成。奈未及中道而寡，柏舟矢節，已二十七載。子善承顏，母安其孝，是以壽之。」余喜謂曰：「母而節堅金石，子而孝比芝蘭。節其壽之基乎？孝其養壽之助乎？」或曰：「壽本天賦，而謂『致壽有基』，不亦屬之己乎？壽在我得，而謂『養壽有助』，猶有待於人乎？」余曰：「嘗見西隣之母年過八十，叩厥所由，平生不尚浮華，惟甘儉約而已。又見南郭之子朝夕勤劬，孝養其母，母年踰七望八，齒不豁，頭不童，康強無恙。由是觀之，則知天雖與壽，亦必己能自檢也；壽雖己得，亦必待子之善養也。今陳母雖早失其夫，而冰霜其操，久而不渝，古之共姜亦不是過也。厥子又克承順，乃愛皆配賢達，則兩無所歎矣！是母即西鄰之母、子即南郭之子，將見自此而老而耄而期頤，方綿綿而百福駢集矣！此其大略也。若夫祝壽之詳、狀壽之景，則具於詩與畫。」客揖而謝，於是乎書。時正德壬申四月穀旦，賜狀元及第、太子少保，海日王華撰。

潁水有貞母，頭顛雪半簪。高堂一子養，寸草百年心。慈竹風霜古，萱花雨露深。蟠桃從此進，積核並高岑。

30. 〈張憲副弘宜誌畧〉<sup>38</sup>【正德七年】

君諱弘宜，字時措，別號後樂，考汝弼，號東海，舉進士仕終南安知府，以君貴□贈中議大夫。□治尹祀于鄉賢祠，妣王氏□外□恭人。君少穎敏，及長游郡庠，端謹不苟。□□□，以詩經領成化丁酉鄉薦，登辛丑進士，宰浙之寧海□□，宗正黜邪，除姦惠良，興學勸農，士民翕然□之。丁□□因艱歸，縣之人士相與紀頌德政，服闋，改餘姚，□□一如寧海。以治最授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。□□大察，無所避忌，卒以此被謫判湖廣之蘄州，□□欽守君署州事。首除宿盜王楚鳳數輩并□各逋逆黨首朝通，餘遂斂跡。時親王兩就藩封，

<sup>37</sup> 清·佚名編纂，《暨陽孝義陳氏宗譜》卷一，〈蔡孺人壽序〉，頁1a-2a。

<sup>38</sup> 明·卓鈿修，王圻纂，《青浦縣志》（收入《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》[北京：中國書店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，1992]，第1冊），卷三，〈冢墓〉，頁1038b-1038d。此文亦名「廣西按察副使張□□誌」，見清·宋如林修，《松江金石志》（收入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三輯·地方類·5》[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]），頁267b。

道斬，中官所至，□□君一切謝却，中官亦戢其威。庚申，擢守沔陽，沔適荐滂，民多流殍，君即請發公帑之積轉貸他郡賑之，所活甚眾。癸亥，擢雲南按察司僉事。屬多滯獄，剖決踈放輒數千人。屬衛有誣其指揮與盜通者，訟殺跂毋以謀賈者，連逮淹夕，了無左驗，君悉辨出之。已而奔內喪歸。辛未，復除湖廣按察僉事，逾月擢廣西按察副使。奉勅整飭府江兵備，時獠獠剽劫無虛日，而富、賀二縣寇畧尤甚。君親帥軍族，俘獲甚眾，所至設立社學，整葺各屬學宮。舊稅商人塩米以餉山獠，君倡議罷之。商乃悅來，終以積勞而歿。疾革之日，猶諄諄欲報國恩，其忠誠之念如此。

君居家孝友篤至，事東海甚謹，處三族有厚恩，其詞翰得東海遺法。所著有寧海、舜江等稿，最後有《昭臺雜著》。尤長于署書，偁晦翁體。君昔宰吾邑，適予居先大夫竹軒先生憂，目擊其治，間嘗爲之叙曰：「志敏而銳，行潔而通，才吏而華。其治以摧強息爭爲先務，以毀淫祠、正風俗爲大端，以期會、簿書、徵逋、舉廢爲餘事」。太傅木齋謝公雅慎許可，每器君治行之卓，亦以予言爲實錄。亦銘曰：「噫嘻！張君吾榜之英，其守官以貞，其愛民以誠，其所以屢建茂績而聿昭令名者，莫非此誠之形。噫嘻！張君奚啻中即無愧有道之銘」。王家宰筆譔。

### 31. 〈贈古歙朱君維昂松谷記〉<sup>49</sup>【正德十年八月】

松爲木之貴。仲尼曰：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」則松有君子之節。上凌碧漢，下薄黃壤，棟明堂，柱大廈，則松有君子之用。靈爽徐至，颯然奏絲，朱棨錦瑟弗逮，則松有君子之趣。風盤兔絲，泉滋茯苓，赴歲彌久，玳珀生馬，則松有君子之澤。故古之賢士大夫有願爲主人者，有盤桓獨撫者，有相對吟哦者，故曰：「松，木之貴也。」豈者榆柳桃杏，含青鎖翠，舒紅布丹，藉煙雨而競陽和哉！新安朱君昂，世居歙城，以松谷別其號，客遊會稽，余姻友陳君器之、孔君習之、葉君正之有誼道雅，請余記松谷，且曰：「維昂，晦庵裔，讀書守道，煉獵世故，好賢重士，輕財務施。築龕牧馬湖，溉田千頃，疏通新何（河），流遍諸市。建巨梁、甃官道、鑿廢井，人咸德之。三子世恩、世傑、世輝，綽有考翼轍。」嗚呼！是足書矣！夫銘於物者，托物以自況，況於物者緣物以自勵，有所契而後有所取，有所取而後有所適。見之者定，養之者真也。養之者真，得之者深也。昔王子猷於竹之清風高標，林和靖於梅之幽閒靜逸，韓魏公於菊之秋香晚景，率以是也。朱君有所契乎！有所適也。谷口於

<sup>49</sup> 明·朱世恩編纂，《徽城朱氏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1A-27》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抄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），〈朱氏歷世小傳〉，頁19a-20a。

徐，凭欄撫盼，因松之節必堅其志操，執德不回，乾沒涼暑無異態。因松之用必養晦俟時，韜匱經濟，銜玉求售，有不爲者。因松之趣之澤，必傳侶朋姪，追尋笑傲，而凡義之所可爲，不以聲利靳抑，亦又知所取乎！觀夫隱德弗耀，幾於節；煉獵世故，幾於用；好賢重士，幾於趣；輕財務施，幾於澤。則契之者先得，適之者深入矣！君子修道之功覺哉！蓋人中之足貴者，是爲松谷記。正德乙亥秋八月吉旦。賜進士及第、資善大夫正治上鄉、南京吏部尚書致事（仕）、前詹事府少詹事、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官、同脩國史會典，餘姚海日翁王華書。

朱天慶，字維昂，號松谷，生於天順四年（1460），卒於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享年七十一。

### 32. 〈周橋塗山公譜序〉<sup>④</sup>【正德十年】

先正有云：世之風俗近古者三，其士大夫家貴經術、尚氏族、立功名，庶乎三代漢唐之風。以愚論之，三者之中，氏族爲重。蓋氏族者，經術功名之所由興也。氏族之義不明，則宗子之法不嚴，人昧其所自出，其於先世之美，天屬之親，創業守成之艱，漫不加意，遂肆志妄爲，甚至墜書香、絕宗祀，又烏有於經術功名也哉！是以仁人孝子，用心於凡吾身之所當知所當盡者，莫不謹書備錄以示不忘，且俾後之子孫有所警惕勸勉。將爲善，思貽乃祖令名，將爲不善，思貽乃祖羞辱。思之又思，以至跬步之間，皆有所懼而不敢忽，則禮義日進，道德日明，培其根、達其枝，可以傳之悠久而無替，豈徒貴經術功名者取耀一時已哉！嗚呼！因氏族而立譜牒，此古人創制立法之大義也。世之君子不知所務而徒以門第相高，何其不自反也。雖然譜之作也，得於上世之相授者易，得於子孫播遷相求者難，旁沿曲紹，小至於改夏侯，大至於拜郭墓，爲識者所非誚多矣！昔太史公採〈世本〉爲諸侯世家，自燕召公五世至惠侯，已缺其傳次。而歐陽公作〈唐宰相世系表〉無不備見，蘇公依大小宗次各爲世譜，而後之言譜者，必以歐蘇爲稱首，蓋取其實而不華，正而不詭，譜之近古者也。

諸暨南門周氏蔚爲巨族，而其始遷流寓，先序述之備矣！今則重修是譜，懿孫用文以從叔父簡菴先生命來徵言，敘諸譜首。余不敢辭。觀其集舊譜并今增其未備者，其立法之意不敢遠宗，而以切近有功者開其先，真可謂仁人孝子之心而得歐蘇二公之心法者。於是乎敘。正德十年，賜進士及第、兼資善大夫、南京吏部尚書、前詹事府詹事、兼翰林院學士致仕，餘姚王華撰。

<sup>④</sup> 清·周以均撰，周錫嘉編訂，《越城周氏支譜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據清光緒三年〔1877〕越城周氏寧壽堂木活字印本影印，1996），〈禮集·淵源考〉，頁13b-15a。

33. 〈祭婿徐愛文〉<sup>④①</sup>【正德十三年】

(缺文) 庶羞醴齊之儀，祖奠于徐曰仁女婿之靈而告之曰：

嗚呼哀哉！子有希聖希賢之志而壽不及於顏子；子有善繼善述之孝而養不逮於曾參；子有爲國爲民之忠，雖巨寇攻城，臨患難而不苟免；子有不磷不緇之操，雖巨璫怙勢，震威武而不動心。年雖少而老成加於耆舊，身雖怯而剛勇超乎等倫。若子之爲人，可謂卓然有立，粹然無瑕，可以比美玉，可以比良金者也。奈何天雖賦以全美之質，而不假以綿遠之福，既奪其年，復絕其後，使老親在堂，孰與奉養？寡妻在室，何所瞻依？所謂「作善降祥，栽培仁壽」之理，漠然俱無所徵也。嗚呼哀哉！嗚呼痛哉！

我今葬汝于山陰縣迪埠山之麓，葬期將及，而我適遭老母之喪，造次顛沛之際，孰與子經紀喪事？徒使我痛心如割，而制於禮法，一付之無可奈何而已！嗚呼哀哉！嗚呼痛哉！我今葺理東邊房屋數楹以居汝妻，以奉養汝父母，庶幾汝妻朝夕不離吾側，汝父母朝夕可以相守以終餘年。俟終喪之後，擇立汝同宗子姓之質美者一人以爲汝後。嗚呼！如汝之才賢尚弗克永世，竟孤我女百年松蘿之托，其將來養育者，又可必其成立以承汝百世蒸嘗之祀邪！誠使天者可必，而理者可憑，蓋必有可以善汝之後者，是未可知也。吾今衰老矣！聊奉汝送終之事而已。汝身後事有未畢者，姑待守仁回日，爲汝畢平生未畢之願，以瞑汝目於地下。嗚呼！汝其有知耶？汝果無知耶？茲靈車留行，薄陳祖奠，死生之別，幽明之隔，止於今夕矣！嗚呼哀哉！嗚呼痛哉！尚饗。

34. 〈癘庵記〉<sup>④②</sup>【正德十三年八月十五日】

寶婺之墟，紫陽過化之地，有癘庵焉！姓范氏，名尚賜，字文予。世祖爲觀察使，伯祖爲工部主事，子孫克濟世美，爲休寧宦族。至癘庵，亢宗卓立，而病於癘，因號云。癘之言曰：「吾之病於癘也，筋拳骨立，膚腠肌削，肩不勝衣，額不勝冠。吾怒焉無以爲威，吾敬焉無以爲儀，吾志遠圖大恒卑棲弱處以自限，幾爲天地間廢人。吾不能一日而去之，又恐日漸於劇，朝夕是戒，遂以顏之蒼，以示不忘，且以懲夫世之諱疾忌醫，庶幾遇乎盧扁者。或有以起之，莫或之遇也。於是跨山絕海，走子弟於先生長者之門，敢請藥石之言以自

④① 文名爲筆者所擬。收錄在明·徐愛，《橫山遺集》（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據明嘉靖十三年〔1534〕汶上路氏浙江刊本攝製微捲），〈附錄〉，頁55-56。

④② 明·范涑，《休寧范氏族譜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間〔1573-1619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〈譜居〉，頁30。

治。」此癯之言有可與者，惜余非有治於癯者也。國方病於癯，余無富國阜民之劑以治之；家方病於癯，余無富家收族之劑以治之。身固弗病於癯也，凡所為有類於癯者，是亦不癯而癯者也。苟有治癯之術，先自治之矣！然竊有聞焉！箕子伊陟，貌皆弗稱，病疴者，霸天下；身不滿三尺者，名動諸侯。下至子房、孔明皆形不滿中人，凡古稱大丈夫者，又豈皆昂昂七尺之軀、便便十圍之腹哉？癯弗癯，弗在于身而在于心，故治身莫若治心。治心之術，載於六經，寓於諸史，大略以道德仁義為藥石，請子朝夕服斯。於凡聲色貨利足以喪吾元氣者，不使染指濡唇，則心廣體胖，癯其有不瘳乎哉！將身為天下大丈夫而是庵為天下廣居矣！正德戊寅中秋日。賜進士及第、資政大夫、吏部尚書、前翰林學士，餘姚王華著。

### 35. 〈繼述堂記〉<sup>43</sup>【正德十三年十一月】

越為浙之名郡，剡為越之名邑。邑之西瓊田里錢氏者，為剡中之著姓。蓋代襲武肅王金書鐵卷而雄於民族也。且山水靈秀，人才間出，即諱澤新，號義齋公者，負克家之才，振前人之緒，以禮義為繩樞，以忠孝為矩矱，而信上服下之名見推於時。公以厥考基構毀於回祿，有恢復之志，遂繼而作之。當落成之日，又毀於火，乃曰：「回祿連禍於人者，係諸天親志之不可隳者，由乎子。」於焉勞心焦思，相陰陽、庀材木，肯堂肯構，不數月而堂復成。宜士大夫相與賀曰：「巍巍焉鳥革而翬飛，秩秩焉竹苞而松茂。皆所以繼厥考之志，述厥考之事也。」因以「繼述」名其堂。夫善繼善述，聿稱達孝。公於親志之欲為而未遂，事之已成而可法者，卓然繼之而不墜，述之而復新，非偶然也。武王繼三王之緒以有天下，君復厥考之澤以有其家。家國之分雖殊，而齊治之道則一，尚何歎夫達孝之稱哉！公無以分殊為恨，當以達孝自期，庶斯堂無忝於斯名也。爰敘而歸之，時正德十三年戊寅冬十一月，吏部尚書致仕姚江王華撰。

### 36. 〈鄭欽墓志略〉<sup>44</sup>【正德十五年】

公姓鄭，諱欽，字敬之，號思軒。其先汴人，南宋時扈蹕渡江，遂家於諸暨泰南鄉。曾祖諱徵，號七松處士；祖諱宏，南安府同知；父諱瑄，號慎菴，配王氏，弋陽令王公尚瑀女。生於宣德乙卯二月十五日，氣質清臞，少從舅氏司教先生宦學於無錫。年十九，補邑庠生。成化癸巳，應貢禮部，不就職，乞卒

<sup>43</sup>「錢王後裔在嵎州」編纂小組編，《錢王後裔在嵎州·第二輯》，〈文存·剡源編〉，頁69。

<sup>44</sup>清·陳通聲、蔣鴻藻纂修，《國朝三修諸暨縣志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〔1908〕修，宣統三年〔1910〕刊本），卷一〇，〈山水志〉，頁9b。

業南雍。庚子，太師李文正時以翰林侍講主應天考試，得公文，拔第三，舉進士。丁未，循例授湖廣澧州知州。州壤接苗峒，號稱難治，公至剗繁理據，刃迎縷解。藩府旗校有倚勢侵奪民利者，公悉置於理。民患苗劫，公嚴治以法，苗人私相戒飭曰：「毋生事以犯鄭知州。」甯河泊魚利甚夥，當道有欲奪其利私親故者強公，公曰：「此民業也。」卒不為其所奪。朔望輒考課諸生，次第其優劣，明年擢鄉試者四人。今大理評事周偉、監察御使李如圭，皆公品題者也。歷官九載，未嘗有一私罪。當道有索金於公者，遂棄官歸去。舊居二里許，闢成趣園，作室數楹，題曰「鳳山草堂」。鑿池種魚，徑詩花木，日與親朋遊詠其中，非公事未嘗一躋公府。平生讀書，手不釋卷，為文若詩，刻意苦思，吳越中名山水，遊覽殆遍，所至皆有題詠。有《平居稿》、《西遊稿》、《觀光稿》、《宦遊稿》、《歸田稿》，今摘其粹，類為《思軒集》文稿若干卷，藏於家。配駱氏，子天麒、天麟、天鳳、天鵬正德癸酉舉人、天瑞。女二，孫邦俊縣學廩生、邦傑、邦臣、邦賢、秋陽、邦弼，孫女五，曾孫五。正德庚辰二月廿八日，卒葬於幞頭山祖塋之右。

### 三、年代不可考詩文

#### 37. 〈寶善堂記〉<sup>45</sup>

珠玉怪奇珍異之物，足以誇俗耀眾以為難得。然而，取之或以罹禍，而蓄之或以召殃，將有力者可得而奪，有知者可得而取也。粟米布帛，有生之所賴以養，而不可闕之於一日。然而取之無厭，則為貪；積之無藝，則為吝。將聚散盈虛之靡常，而資取用度之有盡，是二者之為寶鑠於外，而非吾之所固有也。夫惟就其身之所在隨取具足，而無待于外，無假于人，有力者不可得而奪，有知者不可得而取。求之益廣而不以為貪，守之益堅而不以為吝。安富尊榮，無攸不利，而吾可以常有之者，惟善乎！夫善之於人，豈獨資其身而已。將衍其澤，足以光前列而後昆。然而世之人，往往棄此不恤，而顧彼之是寶，其亦不思之過歟？今夫鷄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世以為跖之徒；而鷄鳴而起，孳孳為善焉，則可以為舜也。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，而舜之取諸人以為善，乃所以為聖也。是二者之相去，其不亦甚遠乎！然且眩瞶於其間而取舍之不決，則亦惑之甚者矣！

<sup>45</sup> 明·董斯張等輯，《吳興藝文補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·378》〔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崇禎六年（1633）刻本影印，1997〕），卷六八，頁72c-73b。



長興吳彭年氏世居邑之呂山爲望族，至其曾祖諱孝衍者，益以累仁積善，宏大其家，而又思以遺其子孫，廼扁其所居之堂曰：「寶善」。吳氏世守而傳之，用能永保其業而日益昌茂，於此可以見爲善之利博，而彼珠玉之屬果不足爲寶也已。弘治辛酉，堂毀于火，彭年復新而大之，因吾鄉黃君九遠而請予記。余嘗識彭年之祖巢松翁及其叔父冬官時冕，皆敦德好禮，有善人長者之風。而彭年自幼失父，余見時尚在垂髫，今巢松與冬官亦相繼謝世。彭年甫弱冠，廼能卓然有所成立，不墜其先業如此。《易》所謂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者也。夫堂雖維新而先世所遺之善固猶如舊，而彭年之所以恢復其堂者，雖限于法制不得有所過，而其所以承述其先世之善以張大而擴充之者，則固可以極意之所欲爲而無不可。邇者邊儲不給，彭年即捐數百千斛以效助，朝廷賜之章服，使爲指揮于近地，以崇勸之，是亦可以見其擴充善行之一端，而余之望于彭年則固有深于此也。因其請記而爲一言，使爲吳氏子孫者，知其先世之既得所寶，而彭年之守而弗失，尤爲足法也。

### 38. 〈忠烈廟記略〉<sup>46</sup>

《記》曰：「聖人之制祭祀也，法施於民則民祀之，以死勤事則祀之，以勞定國則祀之，能禦大災則祀之，能捍大患則祀之。」夫古之人有一於是，並皆列諸祀典，以食報於罔極，況兼而有之者，則褒崇報嚮，愈久而益隆，豈爲過哉！

按宋岳鄂武穆王少負奇氣，家貧力學，通《左氏春秋》，爲中興名將第一。張俊嘗問用兵之術，王曰：「仁智信勇嚴，缺一不可。」即其所爲，真可爲萬世行師之法，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？自金人構難，汪黃賊檜之徒，接踵先後，王自結髮從戎，即以身許國，惓惓以興復爲己任，大功垂成而竟冤死於獄，非所謂以死勤事者乎？自徽欽北狩，高宗南渡，天下大事十去八九，宗社岌岌矣。當時君臣偏安一隅，類皆憫日玩月以爲目前苟安之計，惟王內平劇盜，外抗強胡，天下以其身進退占宗社安危，非所謂以勞定國者乎？自兀朮長驅中原，生靈之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，惟王統強兵、用神算、倡義勇，百戰以挫其威，奪之氣而褫其魄，故雖身死之後，戎馬亦不敢深入。南北講和，彼此休息，而一綫之祚得以綿延五十年者，皆王捍禦之功也，非所謂能禦大災、捍大患者乎？夫以王之功烈如此，巍然與山嶽爭高，煥然與銀漢爭輝，而其剛大之氣殆將與乾坤同其悠久。彼檜賊之徒，萬古不容於天地，雖犬彘亦臭穢其肉而不食，豈直不齒於人而已哉！

<sup>46</sup> 明·徐階輯，《岳集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史部·83》〔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焦煜刻本影印，1996〕），卷三，〈記類〉，頁259b-260a。亦見於清·岳鑑輯，《金陀祠事錄》（收入《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·18》〔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3〕），卷七，〈文辭〉，頁203c-204a。

39. 〈新建便民倉碑記〉<sup>④7</sup>

邑之有便民倉，制也。維是桐鄉新造之邑，百事草創，征輸之入，露積野聚，風雨鬱蒸，沾溼朽敗，逐避遷移，歲無常所，蓋自有邑而然矣！歲宏（弘）治乙卯，衡陽王君昊汝欽以癸未進士來尹茲邑，乃歎曰：「民之膏脂，歛而委諸草莽，又因以罷疲之，其謂便民何？且此而猶可以為不急，吾其無復事矣！」遂稽隱籍，得空餘之粟七千，曰：「是足易吾事」。於是分事授役，立程計積，因民之隙，均民之力，十取一人，歲取一日而已。凡為廩六十有四楹，中列廳治，廩周其傍，圍以長垣，守以重閘，創前所無，而民不知役。於是邑之父老相與謀曰：「能者創於前，不能者毀於後。賢者慮其始，不賢者敗其終。今侯所謂『創於前而慮其始』者矣！不有紀錄以垂來者，能無毀敗於終於後哉？」於是磨石以告。其邑丞徐君珪而請記。昔魯人為長府，閔子以為仍舊貫何必改作，仲尼聞之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蓋嘉之也。夫有之而改作，無之而不為，其於勞民厲眾一而已。王侯之治桐鄉，蠲不急之務，去無名之役，一舉動皆慮於擾民，此豈好為改作者，然一為此而民皆稱便之，是夫人之不為也而為之，必中於道也。夫是可嘉也已。詩曰：「廩倉未謀，積於郊邱。炙敗沾腐，狐處鼯游。運徙遷移，民曷以休。斬木荷鍤，以防寇偷。」曰：「民之便而以為尤，新倉翼翼，高簷翬翬，郊民相慶，來趨如歸。」曰：「惟王侯覆我無遺。既補我饑，又蓄我餘。昔奔以疲，今邀以喜。我歌我侯，我樂我私。歷千百年，惟侯所貽。」

40. 〈贈餘杭喻侯序〉<sup>④8</sup>

世之取士，士之用世，皆始於文章，終於事功，而始終不可無者，忠孝大節是也。譬之木之華實、水之波瀾，由有本源以致之。吾人文章事業皆其華實波瀾之可觀者，忠孝大節其本源乎！南廣古藤喻侯，名江，字朝之，別號松崖，以壁經領鄉薦，訓誨諸弟，連茹彙進，有發解第一人。繼登進士第者，方之燕山竇桂無讓焉。文章又可知矣。卒業拜官，出宰吾邑，鞭扑不施，民安其仁，苞苴不行，民安其清，無私愛惡，不作聰明，民又安其公平簡淡，侯之事功亦可知矣。推本探源，爰攷平生。侯幼時，父以太學生歿於南雍，道遠不能奔喪歸櫬，晝夜哀號，服粗食淡，終喪一致，鄉族稱其孝無間焉！後補邑庠弟子員，得廩祿以養，遂上疏當道，乞往南都扶櫬以歸，西廣稱其孝如其鄉族焉！今蒞

④7 清·嚴辰纂，《光緒桐鄉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·華中地方·浙江省·第77號》〔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丁亥（十三年（1887）刊本影印，1970〕），卷三，〈建置上·倉廩〉，頁100c-100d。

④8 清·張吉安等修，朱文藻等纂，《餘杭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方志叢書·華中地方·浙江省·第56號》〔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八年（1919）重刊本影印，1970〕），卷二一，〈名宦·喻江〉，頁290a-290b。

莒邑，又以母老道遠，不能迎養，復上疏當道，乞歸終養，弗允。浙人稱其孝如西廣焉！自幼迄老，初心不變，固可謂之純孝。使移之事君，終身殉國，無間險易，亦可謂之精忠矣！當道方為吾民留之，以究厥治，終當為吾皇薦之，以溥厥施，舉其華實於一邑者，敷於九重、波瀾於百里者，放乎四海，殆見君與堯舜比隆，民與唐虞同泰，身與皋夔稷契齊名，而顯揚吾親於無窮矣！何必棄官歸養，為晨昏計於百年內哉？此皆厚本深源之效也。願侯自今益培厥厚，益浚厥深以應之。莒之士民安於侯政者，恐侯以違養無以自安，乃託予鄉年友孫君文飭，過予稽山草堂求予言以安之。予特重其有忠孝大節，不徒文章事功之可觀而已，故樂為之道云。

#### 41. 〈四傳堂記〉<sup>49</sup>

四傳堂者，昭仁許允昭兄弟為方蛟峰、石蟠松、李草閣、吳德基四先生而作也。允昭之先，素重儒術，不靳厚幣，延聘四方名賢為弟子師。如蛟峰先生則致自嚴陵，蟠松先生則致自烏傷，草閣先生則致永康，德基先生則致蘭江。師友東南，相繼而集，誠哉一門之盛典也。故一時及門之士從蛟峰遊者，則有曰仲父、曰仲舉、曰民瞻者，盛以政績顯于時。從蟠松遊者，則有曰華甫、曰功甫、曰希章者，咸以德行見重于鄉。而登吳、李之門，則有李禮、兌亨、升亨、大有、中孚諸君，各以文學見推于遠近。虽其所就不同，均不失為當時名士，是則四先生之有功于許氏，誠大矣！于是允昭兄弟思其先德之所自而懼其澤之易湮也，乃相與卜地于林塘之上，沿溪壘石，構屋數椽，列以窗櫺，前跨溪流，別為水閣，左右環闌干，可通來往，憑觀眺溪，外圍墻垣，開小門群弟子而肄業于中，扁其正堂曰「四傳」。使常目在之，知四先生之教為不可一日忘也。

越明年，予適以訪舊至，見其扁，怪問之。允昭具道其故，因屬予以記其事。予惟在昔白雲先生居于八華，允昭之上世，教齋、敏齋、醮隱等嘗從之遊，而其後四世祖和伯晉、仲、伯溫、伯恭，相與結亭于山上，以致景仰之意，其所以追思白雲者，固已至矣！然于四先生則未之及也。今允昭兄弟承其先人之志，復樹其堂，以廣其未盡之思，而使四先生之德被于鄉者，與白雲先生同著于許氏之門，以為後人矜式，則允昭茲舉，不惟見其有崇師重道之義，而實足以見其善繼善述之孝矣！吾能以實記乎！夫四先生之道，天下之正道也，非許氏之可得而私也。許氏之門人，人之所樂與者也，非四先生之所得專也。然而

<sup>49</sup> 清·黨金衡主修，王思注總纂，《道光東陽縣志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浙江府縣志輯·53》[上海：上海書店據民國三年（1914）東陽商務石印公司石印本影印，1993]），卷二三，〈廣域志·勝蹟〉，頁332c-333a。

四先生擇交以此，而咸集于許氏之門，許氏擇師以事，而惟四先生是重，則其一時所相與者，不亦從可知乎？予今生後於時，恨不及躬逢其盛，而比觀許氏子孫，從容禮註，率循規範，莫不有四先生之遺風在焉，則其興起私淑之心，固有不能自己者，而況于當時親炙之者乎！雖然啓其教而俾之可傳，先人之事也，修其教而使之不墮，後人之責也。許氏之宗固有爲之先矣！使爲之後者，誠能各勵乃志，終始典學，以四先生之所設教者，取以體之于身，窮而在下，則貞其自守之節，而不失其義；達而在上，則盡其忠愛之心而不離其道，則發之絕學，將由是以復振，而先人垂緒之志，可因以不孤矣！茲非允昭、允彰今日構堂之意也哉？允彰之子曰塤者，予年友也，素有志于聖賢之學，予因作是說以期之。

《道光婺志粹》記云：「先生（王華）微時爲塾師於東陽葉家，有小桃源詩諸作，後以訪舊至，爲昭仁許氏作〈四傳堂記〉。」<sup>50</sup>

#### 42. 〈隱士德賢邵公傳〉<sup>51</sup>

德賢公，名聰，宋都巡公諱忠之曾孫也。伯仲四人，而德賢公最少，行道四。爲人高眉豐頰，尼首有二黑子在耳下如珠，遇相者附耳語云：「貴不可言」。素負大志，不屑屑治生人產作業，家貧落魄而軒軒自得也。當是時，大江以南，望德賢公風采者若望歲然。壬辰，遇明太祖於金陵旅邸，解衣換酒，若生平歡。比歸家，謂其兄曰：「金陵大有人也，天下不患不見太平矣！」若攀龍麟、附鳳翼，豈非此時哉？乃置隱者之服卜居山庄，洪武甲戌歲，以壽終。

#### 43. 〈與子輿諸友〉<sup>52</sup>

兄至京，承教言，自非篤於同宗之愛，孰肯爲有益之言哉！但當時因憫此舉輩，搖尾乞憐，無所控訴，迺捐所蓄以周之，且曾獲什一之利，於己亦或有益無損，孰知此輩之負心，一至於此哉！今已追悔無及，敬聞教言，亮不敢復蹈此覆轍也。姑蘇既允修發之，胡爲惠及於我會，當復申懇并致謝意。至喻鄉大夫過情之譽，非惟人未之信，亦斷不敢自欺以爲果然也。遽中草草復外，惟洞照不宣，華拜。復子輿賢弟既諸伯仲。

<sup>50</sup> 清·盧標纂，《道光婺志粹》（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浙江府縣志輯·49》）[上海：中國書店出版社據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映臺樓刻本影印，1993]，〈寓賢志〉，卷九，頁630c。

<sup>51</sup> 邵是同編纂，《餘姚邵氏宗譜·貽編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A-22》）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鉛印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，卷四，〈列傳〉，頁10a。

<sup>52</sup> 魯燮光手輯，《越賢赤牘存真》（收入《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·清代稿鈔本》）[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]，第1輯·第31冊，頁119。

44. 〈與人〉<sup>53</sup>

弟處乏小价，且料理之才萬不及兄翁，乞兄翁專主之。奉金二兩，祈簡人臨期，撥家奴三人相助也，爰老盟兄手足。華弟頓首。

45. 〈鄉貢進士唐桂軒先生讚〉<sup>54</sup>

英姿偉度，膂力絕人。藝文緝學，經史縱橫。髫年而昂首鬢序，弱冠而奮翅鵬程。冲襟蘊玉，逸氣干雲。計偕禮闈，祝融煽災。踴躍多士，烈焰之灰。維君奮武，舉手以揮。衝烟拂火，脫之阨危。因傷構疾，浩然南歸。承顏養志，永言孝思。僉昆玉友，融融怡怡。梅軒藜火，讀書頌詩。方期作楨於王國，何遂與世而長辭！嗚呼噫嘻！維文與行，亙古稱奇。不惟一家之範，抑亦百世之師。賜進士及第、南京吏部尚書，龍山實蒼王華頓首拜撰。

46. 〈贈監察御史吳公偕配孺人汪氏輓詩〉<sup>55</sup>

自有乾坤閱歲華，梁鴻食案少君車。姻緣塵世都成夢，幻化仙□若是家。宿草久封雙白壁，明廷新拜兩黃麻。石麟莫向春風泣，世德如今重海涯。

47. 〈史昌公像贊〉<sup>56</sup>

篤學性經，通今博古。英譽聲馳，杏花靈樹。政績則媲美穎川，風流則齊名開府。勳著從龍，藝精偉席。敬植遺芳，樸人眉宇。王華題。

48. 〈光化公壽詩〉<sup>57</sup>

盛時前輩典型存，福履如公亦達尊。五柳清風陶令宅，三槐舊望晉公門。至仁自合躋高壽，餘慶真能裕後昆。會見賢郎官極品，百年喬梓其天恩。

<sup>53</sup> 清·莫繩孫輯，《勝朝越郡忠節名賢尺牘》（收入《明代名人尺牘選萃》〔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間鉛印《中報館叢書》本，2008〕，第7冊），頁185。

<sup>54</sup> 唐肯編纂，《毘陵唐氏家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1B-5》〔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鉛印本攝製微捲，1986〕），〈讚〉，頁1a。

<sup>55</sup> 明·吳紳輯，《新安吳氏傳桂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弘治十四年〔1501〕新安吳氏原刊嘉靖十五年增刊續集本攝製微捲，1997），卷四，頁87b。

<sup>56</sup> 清·史在輿編纂，《姚江半霖史氏小宗支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A-6》〔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活字本攝製微捲，1986〕），卷二，〈歷代像贊〉，無頁數。

<sup>57</sup> 清·王熙桂等修，《太原家譜》（收入《中華族譜集成·王氏譜卷·17》〔成都：巴蜀書社據清宣統三年（1911）鉛印本影印，1995〕），卷二七，〈雜文類上編〉，頁423b。

49. 〈會稽郡王像贊〉<sup>58</sup>

有斐君子，追琢其章。爲龍爲光，何用不臧。有斐君子，繩其祖武。令儀令色，文武吉甫。有斐君子，小心翼翼。克開厥後，受天之福。陽明王華敬贊。

50. 〈送錢景暘先生之泰興〉<sup>59</sup>

元是江東獨步才，敷陳果占大廷魁。故家舊物青氈在，芹泮春風絳帳開。盛世賢才由學校，先生師道似徂徠。棟梁畢竟明堂用，未必終身困草萊。

51. 〈竹坡府君像贊〉<sup>60</sup>

早志功名，晚忘榮祿。理洽於心，充然自足。先志是承，豈懷故土。續緒承祧，先烈益篤。

朱倫，字叔敘，諱七十，號竹坡，生於宋紹興二年（1132），歿於嘉定元年（1208），享年七十七。

52. 〈賀東厓先生〉<sup>61</sup>

夢羊吉兆果如期，未必他時不白眉。抱送曾聞來釋氏，試啼定識是英兒。生涯莫笑中年遂，餘慶偏於積善私。百世箕裘今有託，眼前何止慰萱慈。

王華此詩爲同年李旻（字子陽，一字子暘，號東厓，1445-1509）晚年得子所作。《狀元錄》記云：「旻與王華同庚而長三十五日，庚子同登鄉薦。考官取華爲解首，監臨謝御史嫌華白衣，乃更李。李王皆營膳所正班，班主文者夢中得『一舉中雙元』之句，爲必無此事，後相繼首擢，因口號記驗云。」<sup>62</sup>

<sup>58</sup> 清·錢日照編纂，《錢氏家書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B-88》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光緒四年（1878）雲閣活字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），第二種，〈儀範繪真〉，無頁數。

<sup>59</sup> 清·錢元編纂，《上虞通明錢氏衍慶譜》（收入《中國家譜·2B-89》[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活字本攝製微捲，1986]），卷六，〈贈言〉，頁20a。

<sup>60</sup> 明·朱世恩編纂，《徽城朱氏譜》，〈朱氏歷世小傳〉，頁2a。

<sup>61</sup> 詩名爲筆者所擬。清·吳騫纂，《拜經樓詩話》（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[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]，第79冊），卷三，頁475a-475b。

<sup>62</sup> 明·陳夢麟，《皇明歷科狀元錄》（收入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·史部·21》[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]），卷三，頁707c-707d。

53. 〈白嶽〉<sup>63</sup>

白嶽盟中登，黃山四面屏。峰高疑近日，路險欲援藤。野色千林雨，梅花萬樹冰。天空孤鳥外，極目是金陵。

54. 〈吊顏魯公〉<sup>64</sup>

一從天寶北司晨，回首漁陽暗虜塵。河北可憐無義士，平原誰識有忠臣。歸來朝野勳名重，出使邊陲節槩新。字勒磨崖千古在，至今猶愧貌藍人。

55. 〈郭節婦詩〉<sup>65</sup>

鏡掩離鸞六十霜，鉛華無復對晨粧。孤孫百世箕裘業，貞節千年宅里光。南史謾勞登令女，國風誰復頌共姜。九泉若與夫君會，笑指心同百鍊鋼。

56. 〈王貞婦〉<sup>66</sup>

北狩官車盡瓦全，獨憐壁碎向崖邊。清江流恨終成海，白石凝丹可補天。異域啼鶉愁夜夜，故鄉芳草怨年年。香燈從此無今古，祠下春耕有祭田。

57. 〈有常以詩留別敬用其韻以贈〉<sup>67</sup>

儒官閒散亦天隨，□道尊崇位未卑。誰謂賢科孤眾望，自將心學破羣迷。長安日暮浮雲翳，芹泮春深化雨施。鸞鶴謾教輕斥鷃，邱隅閒適勝軒墀。龍山王華。

<sup>63</sup> 明·魯點編，《齊雲山志》（收入《中國道觀志叢刊·10》[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]），卷四，〈五言律詩〉，頁411。

<sup>64</sup> 明·姚昂，《永州府志》（東京：舊上野圖書館據明弘治七年〔1494〕刊本攝製微捲，1989），卷七，〈祁陽縣紀述〉，頁43a-43b。

<sup>65</sup> 明·安都纂，《太康縣志》（收入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·58》[上海：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，1990]），卷一〇，〈文集·人物類〉，頁815。

<sup>66</sup> 清·黃宗義編，《姚江逸詩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·400》[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重修本影印，1997]），卷五，頁109c。

<sup>67</sup> 清·陳焯輯，《湘管齋寓賞編》（收入在黃賓虹、鄧實編，《美術叢書·四集·第八輯》[上海：神州國光社，1928]，第138冊），卷二，頁99。

58. 〈南浦月華〉<sup>68</sup>

沙口魚罾閒箇箇，秋波不動蛟龍臥。璧彩清涵水面圓，微風暗觸玻璃破。蘭舟  
桂楫坐中流，美人不來生遠愁。倏然露下荷衣秋，晨光漸起天東頭。

59. 〈大駕巡狩還京士庶咸朝喜而有作〉<sup>69</sup>

四海歡迎御輦歸，布衣咸得覲龍姿。天香縹緲開金殿，庭燎熒煌映玉墀。星漢  
影微雞唱曉，簫韶聲協鳳來儀。于今幸際文明治，欲上東封玉檢詞。

60. 〈青樓怨〉<sup>70</sup>

手弄鸞笙獨倚樓，關山萬里意中愁。夜深不忍看明月，低下珠簾不上鉤。

61. 〈長信宮〉<sup>71</sup>

宮花寂寞對愁開，悶倚闌干日幾回。莫道九重消息杳，好風時送珮聲來。

<sup>68</sup> 明·王錫爵、陸翀之輯，《皇明館課經世宏辭》（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·92》〔北京：北京出版社  
據明萬曆二十一年（1593）周曰校刻本影印，2000〕），卷一二，〈詩類·七言古詩〉，頁406a。

<sup>69</sup> 同上書，卷一三，〈詩類·七言律詩〉，頁424b。

<sup>70</sup> 同上書，卷一三，〈詩類·七言絕句〉，頁437d。

<sup>71</sup> 同上註，頁438a。